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舊 小 說

(六)

吳 曾 祺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舊 小 說
(六)

吳曾祺編

國學基本叢書

舊小說

乙集四 唐

原化記

皇甫氏

京都儒士

近者京都有數生會宴。因說人有勇怯。必由膽氣。膽氣若盛。自無所懼。可謂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膽氣。余實有之。衆人笑曰。必須試。然可信之。或曰。某親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鎖君能獨宿於此宅一宵。不懼者。我等酌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實非凶宅。但暫空耳。遂爲置酒果燈燭。送於此宅。中衆曰。公更要何物。曰。僕有一劍。可以自衛。請無憂也。衆乃出宅。鎖門卻歸。此人實怯懦者。時已向夜。繫所乘驢別屋。奴客並不得隨。遂向閣宿。了不敢睡。唯滅燈抱劍而坐。驚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隙。見衣架頭有物。如鳥鼓翼。飜飜而動。此人凜然強起。把劍一揮。應手落。擘。磕然有聲。後寢無音響。恐懼既甚。亦不敢尋究。但把劍座。及更忽有一物。上階推門。門不開。於狗竇中出頭。氣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劍前斫。不覺自倒。劍失手拋落。又不敢覓劍。恐此物入來。牀下踰伏。更不敢動。忽然困睡。不覺天明。諸奴客已開關。至閣子間。但見狗竇中血淋漓。狼籍。衆大驚。呼儒士方悟。開門。尙自戰慄。具說昨宵與物戰爭之狀。衆大駭異。遂於此壁下尋。唯見席帽半破在地。卽夜所斫之鳥也。乃故帽破。敝爲風所吹。如鳥動翼耳。劍在狗竇側。衆又遶堂尋血踪。乃是所乘驢。已斫口喙。唇齒缺破。乃是向曉因解頭入狗門。遂遭一劍。衆大

笑絕倒。扶持而歸。士人驚悸旬日。方愈。

漁人

蘇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船。共十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中得物。乃是鏡。而不甚大。漁者忿其無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人異之。遂取其鏡視之。纔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臟腑。潰然可惡。其人悶絕而倒。衆人大驚。其取鏡鑒形者。即時皆倒。嘔吐狼藉。其餘一人。不敢取照。卽以鏡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與歸家。以爲妖怪。明日方理網罟。則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詢於故老。此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但不知何精靈之所恃也。

李老

開元中。有一人姓劉。不得名。假廕求官。數年未捷。忽一年銓試畢。聞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問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竊報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矣。生旣不信。果爲保所累。被駁。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試畢。自度書判微劣。意其未遂。又問李老。李老曰。勿憂也。君官必成。祿在大梁。得之。復來見我。果爲開封縣尉。又重見老人。老人曰。君爲官。不必清儉。恣意求取。臨滿。請爲使入城。更爲君推之。生至州。果爲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財賄。及滿。貯積千萬。遂謁州將。請充綱使。州將遣部其州租稅。至京。又見李老。李老曰。公卽合遷官。生曰。某今向秩滿。後選之。今是何時。豈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內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見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納州賦於左藏庫。適有鳳凰見其處。敕云。先見者與改官。生卽先見。遂遷投浚儀縣丞。生益見敬李老。又問爲官之方。云。一如

前政生滿歲。又獲千萬。還鄉居數年。又調集。復詣李老。李老曰。今當得一邑。不可妄動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壽春宰。至官未暮。坐贓免。又來問李老。老曰。今當爲君言之。不必慙諱。君先代曾爲大商。有二千萬資。卒於汴州。其財散在人處。故君於此復得之。不爲妄取也。故得無尤。此邑之人。不負君財。豈可過求也。生大伏焉。

吳堪

常州義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爲縣吏。性恭順。其家臨荆溪。常於門前。以物遮護。溪水。不曾穢污。每縣歸。則臨水看翫。敬而愛之。積數年。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然堪爲鄰母哀其寡獨。故爲之執爨。乃卑謝鄰母。母曰。何必辭。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子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顏端麗。衣服輕豔。具饌訖。卽卻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爲。乃密言於母曰。堪明日當稱入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且詐出。乃見女自堪房出。入廚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鰥獨。勅余以奉媿。幸君垂悉。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閭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堪爲吏恭謹。不犯笞責。宰謂堪曰。君熟於吏能久矣。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罰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於妻。乃曰。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曰。辭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納。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後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螭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

奔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爲取之。良久，牽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其獸也。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蝸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且糞火，宰遂索炭燒之，遺食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爲？令除火掃糞，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糞，應手洞然，火颺暴起，焚蒸牆宇，烟焰四合，彌巨城門。宰身及一家，皆爲煨燼，乃失吳堪及妻。其縣遂遷於西數步，今之城是也。

崔尉子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於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策名京都，受吉州大和縣尉。其母戀故產，不之官，爲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賃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傭價極廉，儻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別而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岸，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於深潭，佯爲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惶懼無復喘息。是夜，抑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於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爲己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州，訝久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分與子永隔矣。爾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產極厚，養子年十八，九學藝已成，遂遣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莊門，扣開以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語行步，輒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一如其子。問乃孫氏矣。其母又

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頃因赴官，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迴日必須相過。老身心孤，見郎君如己兒也。亦有奉贈，努力早迴。此子至春，應舉不捷，卻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欣然，遂留停歇數日，臨行贈費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吾亡子衣服，去日爲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以奉贈，號哭而別。他時過此，亦須相訪。此子卻歸，亦不爲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此衣是吾與汝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遣火所薰。汝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爲念，比爲汝幼小，恐申理不了，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冤，推問果伏，誅孫氏，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

薛尊師

薛尊師者，家世榮顯，則天末，兄弟數人，皆至二千石，身爲陽翟令，而數年間，兄弟淪喪都盡，遂精心歸道。棄官入山，妻兒悉棄，召同志者，唯有邑小胥唐臣願從之。杖策負囊，往嵩山口，忽遇一人，自山而出，自云求道之人，姓陳，云：知近有仙境，薛遂求問其路。陳曰：吾有小事詣都，約三日而迴，迴當奉導。君且於此相待。薛與唐子止於路口。陳至期而至，陳曰：但止於此，吾當入山求之。知所詣，卽來相報。期以五日，旣而過期十日不至。薛曰：陳生豈相給乎？吾當自往。遂緣磴入谷，三四十里，忽於路側，見一死人，虎食其半。乃陳山人也。唐子謂尊師曰：本入山爲求長生，今反爲虎狼之殮。陳山人尙如此，我獨何人，不如歸入世以終。

天年耳。尊師曰：吾聞嵩岳本靈仙之地，豈爲此害。蓋陳山人所以激吾志也。汝歸，吾當終至，必也不幸而死。終無恨焉。言訖直往。唐亦決意從之。夜卽宿於石巖之下。晝則緣磴而行。數日，忽見一巖下長松數百株，中有道士六人，如修藥之狀。薛遂頂禮求諸道士曰：吾雖至此，自服藥耳，亦無術可以授君。俄視一禪室中有一老僧，又禮拜求問。僧亦無言。忽於僧牀下見藤蔓緣壁出戶。僧指蔓視薛，遂尋蔓出戶。其蔓傍巖壁不絕。經兩日猶未盡。忽至流泉石室中，有道士數人圍棋飲酒。其陳山人亦在，笑謂薛曰：何忽而至。子之志可教也。遂指授道要。亦見俗人於此伐薪採藥不絕。問其所，云終南山紫閣峯下。去長安城七十里。尊師道成後，入京居於昊天觀。玄風益振。時唐玄宗皇帝奉道，數召入內禮謁。開元末時，已百餘歲。忽告門人曰：天帝召我爲八威觀主，無病而坐亡。顏色不變。遂於本院中造塔，不塞塔戶。每至夜輒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之術。後以俗人禮謁煩雜，遂勅塞其塔戶。唐君後亦爲國師焉。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閒步坊曲，忽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此人而過，色甚卑敬。然非舊識。舉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未爲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慰我心。揖舉人便行。雖甚疑怪，然彊隨之。抵數坊於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甚整肅。二人攜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坐定。於席前更有數少年，各二十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佇貴客。至午後，方云來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隨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卷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則紈素。二人羅拜。此女亦不答。此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入。女乃升牀當局而坐。

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飲酒數巡。女子執盃，顧謂客曰：「二君奉談，今喜展見，承有妙技，可得觀乎？」此人卑遜辭讓，云：「自幼至長，唯習儒經，絃管歌聲，輒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事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沈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曾爲之。」女曰：「所請只然，請客爲之。」遂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亦大難事，乃迴顧坐中諸後生，各令呈技，俱起設拜。有於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舉人驚嘆，恍恍然不樂。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盛駟可乎？」舉人曰：「唯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失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此人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一孔，纔開尺餘。自旦入，至食時，見一繩縋一器食下。此人饑急，取食之，食畢，繩又引去。深夜，此人忿甚，悲惋何訴，仰望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生，謂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繫此人胸膊，訖絹一頭，繫女人身。女人聳身騰上，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便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此人大喜，徒步潛竄，乞食寄宿，得達吳地，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獄者語於獄中，云：「儻若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卽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

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爲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緝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拋向空中。騰躡翻覆。則無所不爲。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効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瑞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狴犴。在此日焉。

義俠

頃有仕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此官獨坐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此公視狀貌不羣。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佯爲不諾。夜後密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既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罪而已。後官滿。數年客遊。亦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名。此宰驚懼。遂出迎拜。卽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寢。歎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歸宅。此客遂如廁。廁與令宅唯隔一牆。客於廁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輕於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機。爲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服悉棄於廳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人歇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僕悉涕泣之。次忽牀下一人。持匕首出立。

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頭。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吾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頃與君取此宰頭。以雪公冤。此人怕懼。愧謝。此客持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至。命火觀之。乃令頭也。刺客辭訣。不知所之。

崔慎思

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第宅。常賃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納爲妻。婦人曰：我非仕人。與君不敵。不可爲他時恨也。求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姦。頗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朧明。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鍊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旣尅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謂崔曰：某幸得爲君妾。二年而已。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並以奉贈。養育孩子。言訖而別。遂踰牆越舍而去。慎思驚嘆未已。少頃卻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餒兒已畢。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已爲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俠莫能過焉。

胡蘆生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胡蘆生。筮卦以質官祿。生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然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釋褐。從韋臬赴西川。至御史大夫軍司馬。旣二十年。韋病命闢入奏。請益東川。如開元初。

之制。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胡蘆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前嘗爲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隨。今復前卦。得非曩賢乎。闢聞之。卽依阿唯諾。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闢甚不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戮之。宰相李蕃嘗漂寓東洛。妻卽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託崔氏。待之亦不甚盡禮。時胡蘆生在中橋。李患足瘡。欲挈家居揚州。甚悶。與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飲酒。詣者必攜一壺。李與崔各攜酒。資錢三鍰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團。已半酣矣。崔兄弟先至。生不爲之起。但伸手請坐而已。曰。須臾當有貴人來。顧小童令掃地。方畢。李生至。級下。蘆生笑迎。執手而入。曰。郎君貴人也。何問李公曰。某且老矣。復病。又欲以家往數千里外。何有如此貴人也。曰。更遠亦可。公在兩紗籠中。豈畏此危。李公詢紗籠之由。終不復言。遂往揚州。居參佐橋。而李公閑談寡合。居之左近。有高員外。素相善。時李疾不出。高已來謁。至晚。又報高至。李甚怪。及見云。朝來看公歸。到家困甚。就寢。夢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見舊使莊客。亡已十數年矣。謂某曰。員外不合至此。爲物所誘。且須臾急返。某送員外去。遂卽引至城門。某謂曰。汝安得在此。曰。爲陰吏蒙差。當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住參佐橋。知員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祇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因云。飢甚。員外能賜少酒飯錢銀否。此城不敢入。請於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其人驚曰。若如此。是殺某也。遂覺。特奉報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謝之心。異紗籠之說。後數年。張建封鎮徐州。奏李爲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張公不得爲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詣判官。有得爲宰相否。及至。曰。並無。張尤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座者。因更問曰。莫有判官更入院否。報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塔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不及。

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不得也。方悟蘆生及高公所說。李公竟爲相。滎陽鄭子少貧。屢有才學。不遇。時年近四十。將獻書策求祿仕。鄭遂造之。請占後事。謂鄭曰：此卦大吉。七日內婚祿皆達。鄭既欲干祿求婚。皆被擯斥。以下者謬已。卽告云：吾將死矣。請審之。胡蘆生曰：豈欺誑言哉。必無致疑也。鄭自度無因而致。請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驢出永通門。信驢而行。不用將從者。隨二十里內的。見其驗。鄭依言。明日信驢行。十七八里。因倦下驢。驢忽驚走南去。至疾。鄭逐一里餘。驢入一莊中。頃聞莊內叫呼云：驢踏破醬瓮。牽驢索主。忽見鄭求驢。其家奴僕訴置。鄭子巽謝之。良久日向暮。聞門內語云：莫辱衣冠。卽主人母也。遂問姓名。鄭具對。因敍家族。乃鄭之五從姑也。遂留宿。傳語更無大子弟。姑卽自出見郎君。延鄭廳內。須臾列燈火。備酒饌。夫人年五十餘。鄭拜謁。寒暄兼言驢事。慙謝。姑曰：小子隔闕。都不知聞。不因今日。何由相見。遂與款洽。詢問中外。無不識者。遂問婚姻。鄭云：未婚。初姑似喜。少頃慘容。曰：姑事韋家。不幸兒女幼小偏露。一子纔十餘歲。一女去年事鄭郎。選授江陰尉。將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無所依。郎卽未宦。若能就此親。便赴官任。卽亦姑之幸也。鄭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謝諾之。姑曰：赴官須及程限。五日內須成親。郎君行李一切。我備。果不出七日。婚宦兩全。鄭厚謝蘆生。攜妻赴任。

陸生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欲試。自駕其驢。驢忽驚躍。斷韁而走。生追之。出啓夏門。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

窺之見茅齋前有蒲萄架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異頗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郎君止爲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留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者生心自驚駭未測其故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隸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興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地長久豈若人間浮榮蠱菌之輩子願之乎生拜謝曰敬授教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禮合獻一女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入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誤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於牀攜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殭臥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時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時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生隱於戶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乃道術者爲之爾遂取水噴呪死女亦變爲竹又曰此亦不遠搜尚在遂持刀禁呪遠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生旣被擒遂被枷鎖捶拷訊其妖狀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綱項領從人至山下往時小徑都已無矣所司益以爲幻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卽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闊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我命患自掇也

然亦不可不救爾。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噴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相見矣。

張仲殷

戶部郎中張滂之子曰仲殷，於南山內讀書，遂結時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聰利，但不攻文學，好習弓馬。時與同侶挾彈遊步林藪，去所止數里，見一老人持弓逐一鹿，遶林一矢中之，洞胸而倒。仲殷驚賞，老人曰：「若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獲此一鹿，吾無所用，奉贈君以充一飯之費。仲殷等敬謝之。」老人曰：「明日能來看射否？」明日至，亦見老人逐鹿復射之，與前無異。復又與仲殷、仲殷益異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觀子似可教也。」明日復期於此，不用令他人知也。仲殷乃明日復至其所。老人還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漸低下，如入洞中。草樹有異，人間仲殷彌敬之。約行二十餘里，至一大莊，如卿相之別業焉。止仲殷於中門外廳中。老人整服而入，有修謁之狀，出曰：「姨知君來此。」明日往相見。仲殷敬諾，而宿於廳。至明日，敕奴僕與仲殷備湯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於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爲起，亦無辭讓。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視其狀貌不多類人，或似通老變易，又如猿獮之狀。其所食品物甚多，仲殷食次，亦不見其母動匕箸，倏忽而畢。久視之，斂坐如故。旣而食物皆盡，老人復引仲殷出於廳前樹下，施牀而坐。老人卽命弓矢，仰臥指一樹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發矢十隻，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謂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於牀下曰：「敬服。」又命牆頭上立十針焉。去三十步，舉其第一也。乃按次射之，發無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射之勢，但約臂腕骨，臂腕骨相拄而弓已滿，故無彊弱。

皆費力也。數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撫之，謂仲殷曰：「止於此矣。勉馳此名，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亂世也。」遂卻引歸至故處。而仲殷藝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者，雖童子婦人，即可與談武矣。後父卒，除服，偶遊於東平軍，乃教得數千人而卒。其老人蓋山神也。善射者必趨度通臂，故拇類於猿焉。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當因風歇，有一老人杖策扣門求宿。寺人以關門訖，更不可開，乃指寺外空室二間，請自止宿，亦無牀席。老人卽入室，二更後，僧人因起，忽見寺門外大明，怪而視之，見老人所宿屋內，設茵褥翠幕，異常華盛。又見陳列殺饌，老人飲噉自若。左右亦無僕從，訝其所以，又不敢開門省問。俱衆伺之，至五更後，老人睡起，自盥洗訖，懷中取一葫蘆子，大如拳，遂取牀席帳幕，凡是用度，悉納其中，無所不受。收訖，以葫蘆子內懷中，空屋如故。寺僧駭異，開門相與謁問，老人辭謝而已。僧固留之，住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遊太原，其後時有見者。

南陽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時夏夜月明，暫於庭前偃息，忽聞扣門聲，審聽之，忽如睡夢。家人卽無聞者，但於恍惚中不覺自起，看之，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開牒視之，排印於空紙耳，心甚惡之。置牒窗下，復寢。明旦少憶，與家人言之，取牒猶在，益以爲怪。疾似愈，忽憶出門散適，遂策杖閒步，諸子無從者，行一里餘，山下有澗，沿澗徐步，忽於水中自見其頭，已變爲虎。又覩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歸家，必爲妻兒所驚，但懷憤恥，緣

路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覓。比鄰皆謂虎狼所食矣。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爲虎。入山兩日。覺飢餒。忽於水蹲踞。見水中科斗蟲數升。自念常聞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覺有味。又復徐行。乃見一兔。遂擒之。應時而獲。食噉之。覺身輕轉強。晝卽於深榛草中伏。夜卽出行求食。亦數得麀兔等。遂轉爲害物之心。忽尋樹上。見一採桑婦人。草間望之。又私度吾聞虎皆食人。試攫之。果獲焉。食之。果覺甘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過。卽欲捕之。忽聞後有人云。莫取。莫取。驚顧。見一老人鬚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雖變。然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爲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畢。卻得復人身。若殺負薪者。永不變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評事。後却爲人。言訖。不見此老人。此虎遂又尋草潛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聞鈴聲。於草間匿。又聞空中人曰。此誰角馱。空中答曰。王評事角馱。又問王評事何在。答曰。在郭外。縣官相送。飯會方散。此虎聞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後。時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王評事來也。須臾。見一人。朱衣乘馬。半醉。可四十餘。亦有導從數人。相去猶遠。遂於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從迸散而走。食訖。心稍醒。卻憶歸路。去家百里餘來。尋山卻歸。又至澗邊。卻照其身。已化爲人矣。遂歸其家。家人驚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語顛倒。似沉醉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後五六年。遊陳許長葛縣。時縣令席上。坐客約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輩。多爲妄說。此人遂陳己事。以明變化之不安。主人驚異。乃是王評事之子也。自說先人爲虎所殺。今旣逢讎。遂殺之。官知其實。聽免罪焉。

張俊

宣州溧水縣尉元澹。家在懷州。先將一莊客張俊。祇承至官。官滿卻歸。俊亦從之。俊有妻。一子三歲。亦與

同行。至宋地。衝夜。俊抱兒從澹。其妻乘驢。在後十步。忽聞叫聲。俊奔視之。妻已被虎所取。俊白元。妻今爲虎所殺。傷誓欲報讎。今以孩子奉上。某儻生歸。當酬哺養之恩。不爾。便爲僕賤終身。元固止之。不可復挾。兩矢攜弓。腰斧。下道黑而行。去三十餘里。皆深林重阻。旣而漸至一處。依近山谷。有大樹百餘株。疑近虎穴。俊上樹伺之。時漸明。見山下數十步內。如有物蹲伏。起動之狀。更候之。欲明。乃是虎也。其妻已死。爲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其衣。裸而復僵。虎又于窟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拱尾歡躍。虎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在樹上見之。遂發一箭。正中虎額。其虎騰躍。又發一箭。中其脅。箭皆傳毒。虎遂驚躍。狂吼。怒頃刻而死。俊復下樹。以斧截虎頭。并殺四子。亦取其首。葛藟貫之。亦負妻屍。走步而歸。日曉。追及澹。感激之至。

天寶選人

天寶年中。有選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時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馬置於別室。遲明。將發。偶巡行院內。至院後破屋中。忽見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麗。蓋虎皮。熟寢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覺。甚驚懼。因而爲妻。問其所以。乃言逃難至此。藏伏去家已遠。載之別乘。赴選。選旣就。又與同之官。數年秩滿。生子數人。一日俱行。復至前宿處。僧有在者。延納而宿。明日未發。間因笑語。妻曰。君豈不記余與君初相見處耶。妻怒曰。某本非人類。偶爾爲君所收。有子數人。能不見嫌。敢且同處。今如見恥。豈徒爲語耳。還我故衣。從我所適。此人方謝。以過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轉急。此人度不可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間。自往取。女人大怒。目如電光。猖狂入北屋間。尋覓虎皮。披之於體。跳躍數步。已成巨

虎哮吼回顧望林而往。此人驚懼收子而行。

柳井

河東柳井爲監察御史。入嶺推覆。將一書吏隨行。常所委任。至嶺下宿孤館中。從吏皆在廳內。席地而寢。時半夜。月初上。衆皆臥。井獨覺。忽見一小鬼。長尺餘。狀若獼猴。手持一紙幡子。步上階。以幡插書吏頭邊。而去。井乃潛起。拔去之。復臥伺焉。少頃。一虎入來。遍嗅諸人而去。須臾。小鬼又來。別以幡子插之。復又拔去之。少頃。虎又來。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且曰。汝當難免。自須爲計。不可隨我。井有劍。取與之。乃令逃難。此吏素強勇。攜劍入山。尋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菴。入其中。不見有人。推見席上案硯朱筆。有一卷文書。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己名在焉。屋上見一領虎皮。吏懷其書。并取皮仗劍而去。行未數里。見一胡僧從後來。趁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爲計。即可免矣。吏卽止。與之言。見其人狀異。不敢殺之。僧曰。吾非彊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豈不見適來文簿。昨日已愆數期。今彊脫終恐無益。不如以小術厭之。吏問其術。僧令登一樹。以帶自縛。用劍自刺。少血塗一單衣。投之。我以衣爲禳之耳。吏如言登樹。投皮與僧衣之。便作虎狀。哮吼怒目。光如電掣。吏懼。將欲墮者數過。卽取單衣刺血塗之。投於地。虎得衣跳躍。擘捲而吞之。良久。復爲人形。曰。子免矣。乃遣去。竟無患焉。

魏生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勳戚。歷任王官。家財累萬。然其交結不軌之徒。由是窮匱。爲士族所擯。因避亂。將妻入嶺南。數年方寧。後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於砂磧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

十丈。從而尋之石間。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又類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試取以歸。置之書篋。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敍錄。假屋以居。市肆多賈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帛。嘗因胡客自爲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於坐上。其餘以次分列。召生觀焉。生忽憶所拾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於席末。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徑寸餘。胡皆起。稽首禮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寶。至坐末。諸胡咸笑。戲謂生。君亦有寶否。生曰。有之。遂出所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於座首。禮拜各足。生初爲見。謔不勝慚悚。後知誠意。大驚異。其老胡見此石。亦有泣者。衆遂求生請市此寶。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萬。衆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已。潛問胡此寶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國之寶。因亂遂失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募之。云獲者拜國相。此歸皆獲厚賞。豈止於數百萬哉。問其所用。云此寶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得財。倍其先資也。

中朝子

有一中朝子弟。性頗落拓。少孤。依於外家。外家居在亳州永城界。有莊。舅氏一女。甚有才色。此子求娶焉。舅曰。汝且勵志求名。名成。吾不違汝。此子遂發憤篤學。榮名京邑。白於舅曰。請三年以女見待。如違此期。任別適人。舅許之。此子入京。四年未歸。乃別求女壻。行有日矣。而生亦已成名歸。去舅莊六十里。夜宿時暑熱。此子從舟中起。登岸而望。去舟半里餘。有一空屋。遂領一奴。持刀棒居宿焉。此乃一廢佛屋。土榻尙存。此子遂寢焉。奴人於地。持刀棒衛之。忽覺榻下有物動聲。謂是蟲鼠。亦無所疑。夜至三更。月漸明。忽

一虎背負一物，擲於門外草內，將欲入屋。此人遂持刀棒叫呼，便驚走。呼舟人持火來照，草間所墮乃一女。妝梳至美，但所着故衣耳，亦無所損傷。熟視之，乃其舅妹也。許嫁之者爲虎驚，語猶未得，遂扶入屋。又照其榻後，有虎子數頭，皆殺之。扶女卻歸舟中。明日至舅莊，遙聞哭聲。此子遂維舟莊外百餘步，入莊先慰問。凶故舅曰：「吾以汝來過期，許嫁此女於人。吉期本在昨夜，一更後因如廁爲虎所搏，求尸不得，生乃白其事。舅聞悲喜驚嘆，遂以女嫁此生也。」

韋氏

京兆韋氏，名家女也。適武昌孟氏。唐大曆末，孟與妻弟韋生同選，韋生授楊子縣尉，孟授閬州錄事參軍。分路之任，韋氏從夫入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馬從夫，至駱谷口中，忽然馬驚墜於岸下數百丈，視之，杳無人無入路。孟生悲號，一家慟哭，無如之何。遂設祭服喪，捨去。韋氏至下墜約數丈，枯葉之上，體無所損。初似悶絕，少頃而甦。經一月，饑甚，遂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視有一巖罅，不知深淺，而視罅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於巖谷中見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懼甚，負石壁而立。此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頃又見雙眼，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寧爲龍所害。候龍將出，遂抱龍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於空。韋氏不敢下顧，任龍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里。試開眼下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去地度四五丈，恐負入江，遂放身自墜，落於深草之上。良久，乃甦。韋氏不食，已經三四日矣。氣力漸憊，徐徐而行。遇一漁翁，驚其非人。韋氏問此何所，漁翁曰：「此楊子縣。韋氏私喜曰：去縣幾里。」翁曰：「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兼饑渴。漁翁傷異之，舟中有茶粥飲食之物。韋氏問曰：「此縣韋少府

尙未到翁曰不知到未韋氏曰某卽韋少府之姊也倘爲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數日矣韋氏至門遣報孟家十三姝韋生不信曰十三姝隨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令具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話其述厄顏色痿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凶問東至韋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無極後數十年韋氏表弟裴綱貞元中猶爲洪州高安尉自說其事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合飲酒時將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之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輒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踳踳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輒於棺背負此屍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屍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屍致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卽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

韋滂

唐大曆中。士人韋滂。膂力過人。夜行一無所懼。善騎射。每以弓矢隨行。非止取鳥獸烹炙。至於蛇蝎蚯蚓。蜚螻螻蛄之類。見則食之。嘗於京師暮行。鼓聲向絕。主人尙遠。將求宿。不知何詣。忽見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鑰門。滂求寄宿。主人曰。此宅鄰家有喪。俗云妨殺。入宅當損人物。今將家口於側近親。故家避之。明日卽歸。不可不以奉白也。韋曰。但許寄宿。復何害也。殺鬼吾自當之。主人遂引韋入宅。開堂廚。示以牀榻。飲食皆備。滂令僕使歇馬槽上。置燭燈於堂中。又使入廚具食。食訖。令僕夫宿於別屋。滂列牀於堂。開其雙扇。息燭張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盡。忽見一光如大盤。自空飛下。廳北門扉下。照耀如火。滂見尤喜。於闇中引滿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聲。火乃掣掣如動。連射三箭。光色漸微。已不能動。攜弓直往。拔箭。光物墮地。滂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團肉。四向有眼。眼數開動。卽光滂笑曰。殺鬼之言。果不虛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極甚。煮令過熟。乃切割爲齋。噉之。尤覺芳美。乃沾奴僕。留半呈主人。至明。主人歸。見韋生喜其無恙。韋乃說得殺鬼。獻所留之肉。主人驚歎而已。

紀聞

修武縣民

牛 齋

開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縣人嫁女。壻家迎婦車隨之。女之父懼村人之障車也。借俊馬令乘之。女之弟乘驢。從在車後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于草中。一人牽馬。一人自後驅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與親眷尋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學。時夜學。本徒多宿。凌晨啓戶。戶外有婦人。裸形斷舌。

陰中血皆淋漓。生問之。女啓齒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師。師出戶觀之。集諸生謂曰。吾聞夫子曰。水石之怪。夔魍魎。木之怪龍罔象。士之怪墳羊。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將非山精野魅乎。盍擊之。於是投以輒石。女既斷舌。不能言。諸生擊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尋求至。而見之。乃執儒及弟子詣縣。縣丞盧峯訊之。實殺焉。乃白於郡。答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劫竟不得。

李元畧

李元畧爲沂州刺史。怒司功郗承明。命剝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旣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琮後至。將入衙。承明以琮璫儒者。則前執而剝之。給曰。太守怒汝衙遲。使我領人取汝。令便剝將來。琮璫以爲然。遂解衣。承明目吏卒。擒琮璫以入。承明乃逃。元畧見剝至。不知是琮璫也。遂杖之數十焉。琮璫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畧知爲承明所賣。竟無言。遂入戶。

元庭堅

唐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者。昔罷遂州參軍。於州界居山讀書。忽有人身而鳥首。來造庭堅。衣冠甚偉。衆鳥隨之數千。而言曰。吾衆鳥之王也。聞君子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夕。教庭堅音律清濁。文字音義。兼教之以百鳥語。如是來往歲餘。庭堅由是曉音律。善文字。當時莫及。陰陽術數。無不通達。在翰林撰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堅亦卒焉。

牛騰

唐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郟城令。棄官從好。精心釋教。從其志者。終身常慕陶潛五柳先生之號。故自

稱布衣公子。卽侍中書令河東侯炎之甥也。（侯姓裴氏）未弱冠。明經擢第。再選右衛騎曹參軍。公子沉靜寡言。少挺異操。河東侯器其賢。朝廷政事。皆訪之。公子清儉自守。德業過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門。下年壯。而河東侯遇害。公子譎爲牂牁建安丞。將行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皆辭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誅殛甚衆。時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與河東侯不協。陷之。公子將見崔察。懼不知所爲。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環偉。黃衣盛服。乃問公子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咒。見中丞時。但俯伏搢訣。（言帶犀角刀子。措手訣。乃可以誦咒。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搢之。）而密誦咒七遍。當有所見。可以無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阿。公子俛而誦之。旣得。仰視。異人亡矣。大異之。卽見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人各呼名過。素有郤。察則留處。絞斬者且半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誦咒。察久不言。仰視之。見一神人長丈餘。儀質非常。出自西階。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振其首。面正當背。而諸人但見崔察低頭不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迴。顧見神人釋察而亡矣。公子至牂牁。素秉誠信。篤敬佛道。雖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談。目不妄視。言無僞。行無頗。以是夷獠漸漬其化。遂大布釋教於牂牁中。常攝郡長吏。置道場數處。居三年。而莊州獠反。轉入牂牁。郡人皆殺長吏以應之。建安大豪起兵相應。乃劫公子坐於樹下。將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斬守者頭。乃詈曰。縣丞至惠。汝何忍害若人。因置公子於籠中。令力者負而走。於是兼以孳免。事解後。郡以狀聞。詔書還公子官。許其還歸。後宰數邑。皆計日受俸。其清無以加。亦天性也。後棄官精內教。甚有感焉。

徐敬業

唐則天朝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先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其元以爲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爲僧其侶亦多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

杜生

唐先天中許州杜生喜卜筮言走失官祿皆驗如神有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好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之曰鞭吾不惜然無以擲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子與汝鞭遂往折之乃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問其故奴曰適循道走遙見郎故潛于斯復有亡奴者見杜生生日歸取五百錢於官道候之見進鷓子使過求買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鷓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異之以副鷓子與焉將至手鷓忽飛集於灌莽乃往取奴果伏在其下遂執之言人祿位中者至多茲不縷述

李思元

唐天寶五載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卒後心煖家不敢殯積二十一夜中而纔蘇卽言曰有人相送來且作三十人供又曰要萬貫錢與送來人思元父爲署令其家頗富因命具饌且鑿紙

爲錢饌熟。令堂前布三十僧供。思元白曰：蒙恩相送，薄饌單蔬，不足以辱文德。須臾若食畢，因令焚五千張紙錢於庭中。又令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蒙恩釋放，但懷厚惠，又令焚五千張紙錢畢，然後偃臥。至天曉，漸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處，官不在。有兩吏存焉。一曰馮江靜，一曰李海朝。與思元同召者三人。兩吏曰：能遺我錢五百萬，當舍汝。二人不對。思元獨許之。吏喜，俄官至。謂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內辦之。官因領思元等至王所。城門數重，防衛甚備。見王居有高樓十間，當王所居三間，高大盡垂簾。思元至，未進。見有一人金章紫綬，形狀甚貴，令投刺謁王。王召見，思元隨而進。至樓下，王命卻簾，召貴人登樓。貴人自階陞，方登，王見起，延至簾下。貴人拜，王答拜，謂貴人曰：今旣來此，卽須置對。不審在生有何善事。貴人曰：無。王曰：在生數十年，旣無善事，又不忠孝，今當奈何。因嘔噎曰：可取所司處分。貴人辭下，未數級，忽有大黑風到簾前，直吹貴人將去。遙見貴人在黑風中，吹其身忽長數丈，而狀墮壞。或大或小，漸漸遠去。便失所在。王見佇立，謂階下人曰：此是業風，吹此人入地獄矣。官因白思元等。王曰：可捻籌定之。因簾下投三疋絹，下令三人開之。二人開絹，皆有當使字。唯思元絹開無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思元出殿門，門西牆有門，東向。門外衆僧數百，持旛花迎思元。云：菩薩要見。思元入院，院內地皆臨清池。院內堂閣皆七寶堂，內有僧衣金鏤袈裟，坐寶牀。思元之禮謁也。左右曰：此地藏菩薩也。思元乃跪，諸僧皆爲贊歎聲。思元聞之，泣下。菩薩告衆曰：汝見此人下淚乎？此人去亦不久。聞昔之梵音，故流涕耳。謂曰：汝見此間事，到人間，一話之。當令世人聞之，改心修善。汝此生無雜行，常正念，可復來此。因令諸僧送歸。思元初蘇，具三十人食，別具二人肉食，皆有贈益。由此也。思元活七日，又設大齋畢，思元又死。至曉，蘇云：向又爲善。

薩所召。怒思元曰。吾令汝具宣報應事。何不言之。將杖之。思元哀請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潔淨長齋。而其家盡不過中食。而思元每人集處。必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

張無是

唐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絕。門閉。遂趨橋下而跽。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言使乙至布政坊。將馬一乘。往取十餘人。其二人。一則無是妻。一則同曲富叟王翁。無是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唯無是妻。誦金剛經。善神護之。故不得。因唱所得人名。皆應曰。唯無是亦識。王翁應聲。答白畢。俄而鼓動。無是歸家。見其妻猶誦經坐待。無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誦經不眠相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無是問之。則王翁死矣。無是大懼。因以具告其妻。妻亦大懼。因移出宅。謁名僧。發誓願長齋。日則誦經四十九遍。由是得免。

李虛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天下不信之徒。並望風毀拆。雖大屋大像。亦殘毀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虛。嗜酒倔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報。虛見大怒。便約胥正。界內毀拆者死。於是一界並全。虛爲人好殺。復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但以忿限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死。時正暑月。隔宿卽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夜久。哭止。聞棺中若指爪戛棺聲。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獨不去。命開棺。左右曰。暑月恐壞。母怒。促開之。而虛生矣。身頗瘡爛。於是浴而將養之。月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見

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適被錄而至。」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爲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虛聞懼，請救之。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長官雖死，亦不合此間追攝。」少問王問，更勿多言。但以此對虛方憶之。頃王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惡簿來。」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隨文案。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虛曰：「去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存之。此功德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檢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答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座，讀者坐銀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於是吏檢善簿至，唯一紙。因讀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縣獨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仍敕兩吏送出城南門，見夾道並高樓大屋，男女雜坐，樂筦笙歌，虛好絲竹，見而悅之。兩吏謂曰：「急過此，無顧顧，當有損。」虛見飲處，意不能忍，行佇立觀之。店中人呼曰：「來。」吏曰：「此非善處，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虛未悟，至飲處，人皆起，就坐，奏絲竹酒至。虛酌醉畢，將飲之，乃一杯糞汁也，臭穢特甚。虛不肯飲，即有牛頭獄卒出於牀下，以叉刺之，洞胸。虛遽連飲數杯，乃出。吏引虛南入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爛然，燈旁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李虛素性凶頑，不知罪福，而被酒違戾，以全佛堂，明非己之本心也。然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若此，非爲善之報乎？况

夫日夜精勤孜孜爲善。既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離生死。未之有也。

季攸

天寶初。會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攜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則嫁己女。己女盡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結怨而死。殯之東郊。經數月。所給主簿市胥吏姓楊。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失胥。推尋不得。意其爲魅所惑也。則於墟墓訪之。時大雪。而女殯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則聞屋內胥叫聲。而殯宮中甚完。不知從何入。遽告主簿。主簿使發其棺。女在棺中。與胥同寢。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復修殯屋。胥既出。如愚。數日方愈。女則不直於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憐己女。不知有吾。故氣結死。今神道使吾嫁與市吏。故輒引與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須見嫁。後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見期。而違神道。請卽知聞。受其所聘。仍待以女壻禮。至月一日。當具飲食。吾迎楊郎。望伏所請焉。主簿驚歎。乃召胥令問名。楊胥於是納錢數萬。其父母皆會焉。攸乃爲外甥女造衣裳帷帳。至月一日。又造饌大會。楊氏鬼又言曰。蒙恩許嫁。不勝其喜。今日故此親迎。楊郎言畢。胥暴卒。乃設冥婚禮。厚加棺殮。合葬於東郊。

武德縣田叟

武德縣酒封村田叟。日晚將往河內府南視女家禮事。出村。有二人隨之。與叟言。謂叟曰。吾往河南府北。喜翁相隨。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叟視之。非凡。乃下驢謂之曰。吾與汝非舊相識。在途相逢。吾觀汝指顧。非吉人也。汝姑行。吾從此南出。汝若隨吾。吾有返而已。不能偕矣。二人曰。慕老父德。故此陪隨。如不願俱。請從此逝。翁何怒也。方酬答。適會田叟隣舍子自東來。問叟何爲。叟具以告。隣舍子告二人。老父不願與

君俱可東去。從老父南行。君何須相絆也。二人曰諾。因東去。叟遂南。隣舍子亦西。還到家。未幾。聞父老家。驚叫。隣舍子問之。叟男曰。父往女家。計今適到。而所乘驢乃卻來。何謂也。隣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狀。因與叟男尋之。至與二人言處。叟死溝中。而衣服甚完。無損傷。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

北山道者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女病踰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百年。稱有道術。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與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貨財。居月餘。女夜臥。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則昏鑿。及明人去。女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母以告令。乃移牀近己。夜而伺之。覺牀動。掩焉。擒一人。遽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惑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往來。吾有道術。常晝日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

薛直

勝州都督薛直。丞相納之子也。好殺伐。不知鬼神。直在州。行縣還歸。去州二驛。逢友人自京來。謁直。延入驛廳。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謂何。友人曰。佛經云。有曠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此戒。又俗所傳。每食先施。得壽長命。直曰。公大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智者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云。薛直。汝大狂愚。寧知無佛。寧知無鬼。來禍於君。命終必不見妻子。當死於此。何言妄耶。直聞之大驚。趨下再拜謝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誨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時。

當急返。得與妻孥相見。不爾。殯越於此矣。直大恐。與友人馳赴郡。行一驛。直入廳休偃。從者皆休。忽見直去。從者百餘人。皆左右從人。驛吏入戶。已死矣。於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與別曰。吾已死。北驛。身在今是鬼。恐不得而訣。故此暫來。執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歿。

僧韜光

青龍寺僧和衆韜光。相與友善。韜光富平人。將歸。謂和衆曰。吾三數月不離家。師若行。必訪我。和衆許之。逾兩月餘。和衆在中都。道出富平。因尋韜光。和衆日暮至。離居尙遠。而韜光來迎之曰。勞師相尋。特來迎候。與行里餘。將到家。謂和衆曰。北去卽是吾家。故但入須我。我有少務。要至村東。少選當還。言已東去。和衆怪之。竊言曰。彼來迎候。何預知也。欲到家。捨吾。何無情也。至其家。扣門。韜光父哭而出曰。韜光師不幸。亡來十日。殯在村東北。常言師欲來。恨不奉見。和衆弔唁畢。父引入於韜光常所居房。舍之。和衆謂韜光父曰。吾適至村。而韜光師自迎吾來。相與談話里餘。欲到。指示吾家。而東去。云要至村東。少間當返。吾都不知是鬼。適見父。方知之。韜光父母驚謂和衆曰。彼旣許來。來當執之。吾欲見也。於是夜久。韜光復來。入房。謂和衆曰。貧居客來。無以供給。和衆請同坐。因執之。叫呼其父。與家人並至。秉燭照之。形言皆韜光也。納之瓮中。以盆覆之。瓮中忽哀訴曰。吾非韜光師。乃守墓人也。知師與韜光師善。故假爲之。如不相煩。可恕。造次放吾還也。其家不開之。瓮中祈請轉苦。日出後。卻覆如驚颿飛去。而和衆亦還。後不復見焉。

李邕

唐江夏李邕。之爲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

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沉其船。既明。諷所館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邕。邕曰。日本路遙。海中風浪。安能卻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邕又好客。養亡命數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則殺之。後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濫也。

郗鑒

滎陽鄭曙。著作郎鄭虔之弟也。博學多能。好奇任俠。嘗因會客。言及人間奇事。曙曰。諸公頗讀晉書乎。見太尉郗鑒事跡否。晉書雖言其人死。今則存。坐客驚曰。願聞其說。曙曰。某所善武威段敷。爲定襄令。敷有子曰。碧。少好清虛。慕道。不食酒肉。年十六。請於父曰。願尋名山。訪異人求道。敷許之。賜錢十萬。從其志。段子天寶五載。行過魏郡。舍於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駕一驢。市藥數十斤。皆養生辟穀之物也。而其藥有難求。未備者。日日於市。邸謁胡商。覓之。碧視此客。七十餘矣。雪眉霜鬚。而貌如桃花。亦不食穀。碧知是道者。大喜。伺其休暇。市珍果美膳。藥食醇醪。薦之。客甚驚。謂碧曰。吾山叟。市藥來此。不願世人知。子何得覺。吾而致此耶。碧曰。某雖幼齡。性好虛靜。見翁所爲。必是道者。故願歡會。客悅。爲飲。至夕。因同宿。數日。事畢。將去。謂碧曰。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恆山。於行唐縣西北九十里。子欲知吾名氏如此。碧又爲祖錢。叩頭誠祈。願至山中。謬受道要。叟曰。若然者。觀子志堅。可與居矣。然山中居甚苦。須忍饑寒。故學道之人。多生退志。又山中有耆宿。當須啓白。子熟計之。碧又固請。叟知其有志。乃謂之曰。前至八月二十日。當赴行唐。可於西北行三十里。有一孤姥莊。莊內孤姥。甚是奇人。汝當謁之。因言行意。坐以須我。碧再拜受約。至期而往。

果得此孤莊。老姥出問之。碁具以告姥。姥撫背言曰。小子年幼若此。而能好道。美哉。因納其囊裝於櫃中。坐碁於堂前閣內。姥家甚富。給碁所須甚厚。居二十日。而孟先生至。顧碁言曰。本謂率語耳。寧期果來。然吾有事到恆州。汝且居此。數日當返。如言卻到。又謂碁曰。吾更啓白耆宿。當與君俱往。數日復來。令姥盡收掌碁資裝。而使碁持隨身衣衾往。碁於是從先生入。初行三十里。大艱險。猶能踐履。又三十里。卽手捫藤葛。足履嵌巖。魂竦汗出。而僅能至其所居也。則東向南向。盡崇山巨石。林木森翠。北面差平。卽諸陵嶺。西面懸下。層谿千仞。而有良田。山人頗種植。其中有瓦屋六間。前後數架在其北。諸先生居之。東廂有廚竈。飛泉簷間落地。以代汲井。其北戶內西二間。爲一室。閉其門。東西間爲二室。有先生六人居之。其室前廡下有數架書。三二千卷。穀於石。藥物至多。醇酒常有數石。碁旣謁諸先生。先生告曰。夫居山異於人間。亦大辛苦。須忍饑餒。食藥餌。能甘此。乃可居。子能之乎。碁曰。能。於是留止。凡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謁老先生。於是啓西室。室中有石堂。堂北開直下。臨眺川谷。而老先生據繩床。北面而齋心焉。碁敬謁拜。老先生先生良久。開目。謂孟叟曰。是爾所言者耶。此兒佳矣。便與汝克弟子。於是辭出。又閉戶。其庭前臨西澗。有松樹十株。皆長數仞。其下磐石。可坐百人。則於石中鑄局。諸先生休暇。常對棋。而飲酒焉。碁爲侍者。觀先生棋。皆不工也。因教其形勢。諸先生曰。汝亦曉碁。可坐。因與諸叟對。叟皆不敵。於是老先生命開戶。出植杖臨崖而立。西望移時。因顧謂叟可對棋。孟期思曰。諸人皆不敵此小子。老先生笑。因坐召碁。與爾對之。旣而先生棋少劣於碁。又微笑。謂碁曰。欲習何藝乎。碁幼年不識求方術。而但言願且受周易。老先生詔孟叟授之。老先生又歸室。閉其門。碁習易踰年。而日曉占候布卦。言事若神。碁在山四年。前後見老先

生出戶。不過五六度。但於室內端坐繩床。正心禪觀。動則三百二百日不出。老先生常不多開目。貌有童顏。體至肥充。都不復食。每出禪時。或飲少藥汁。亦不識其藥名。後老先生忽云。吾與南岳諸葛仙家爲期。今到矣。須去。碧在山久。忽思家。因請還家省覲。卽卻還。孟先生怒曰。歸卽歸矣。何卻還之有。因白老先生。先生讓孟叟曰。知此人。不終何與來也。於是使歸。歸後一歲。又卻尋諸先生。至則室屋如故。門戶封閉。遂無一人。下山問孤莊老姥。姥曰。諸先生不來。尙一年矣。碧因悔恨殆死。碧在山間。常問孟叟。老先生何姓名。叟取晉書郗鑒傳令讀之。謂曰。欲識老先生。卽郗太尉也。

洪昉禪師

陝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經爲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今爲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閻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牀一足。遂北行。可數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頃。人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侍衛嚴飾。頗侔人主。鬼王具衣冠。降階迎禮。王曰。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小福。修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畢。自今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爲贊禮願畢。見諸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牀。別置名饌。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師若常住此。當食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

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疋奉師，請爲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爲受八關齋戒，戒畢，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爲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火照牀前，五百絹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既禪行，素高聲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耳，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一天人，其質殊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叱，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覩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款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游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見，漸漸深入，遙聞大聲呼叫，不可忍聽。遂到其旁，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達，或有銀鐮鑿其項，或穿其胸骨者。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曰：我以食人故，爲天王所鑿，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爲害。爲飢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火出，問其鑿早晚，或云毗婆師尸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志誠懇僧，許解其縛而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見鑿衆生數萬，彼何過乎？王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

諸天防護世人已爲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不可以禮待。故鑱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發言頗誠。言但於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人，餘者亦不可舍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請。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言曰：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若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而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間，殺人食甚衆，不可制。故白之。王謂昉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等惡鬼，言寧可信。王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何遠，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鑱貫腦，曳去而鑱之。昉乃請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猶如少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則爲釋提柏國所請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頭負五色毯，而言曰：釋迦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昉默然還座。夜叉遂挈繩牀置於左膊，曰：請師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禪師既到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彌勒佛，昉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爲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固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此事誠不爲勞。然病坊之中，病者數百，待昉爲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流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月，恐病人餒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固請大師勿爲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釋。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帝撫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敕，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暫

開經卷少講經旨。令天人信受。昉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食已。身諸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方悟天身騰妙也。既登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衆。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聽。昉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昉已二十七日矣。按佛經善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寶所作。四壁皆白銀。階下泉池。交注流渠。噴帶其果木。皆與樹行相直。寶樹花果。亦皆奇異。所有物類。皆非世人所識。昉略言其梗概。階下寶樹。行必相直。每相表裏。必有一泉。蚤綠枝間。自葉流下水。如乳色。味佳於乳。下注樹根。灑入渠中。諸天人飲樹本中泉。其溜下者。衆鳥同飲。以黃金爲地。地生軟草。其軟如綿。天人足履之。沒至足。舉後。其地自平。其鳥數百千色。名無定相。入七寶林。卽同其樹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時。七寶器盛食。卽至。若念衣時。寶衣亦至。無日月光。一天人身光。踰於日月。須至遠處。飛空而行。如念卽到。昉既觀其異。備言其見。乃請畫圖爲屏風。凡二十四扇。觀者驚駭。昉初到寺。毛孔之中。盡能見物。既而弟子進食。食訖。毛孔皆閉如初。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昉既盡出天中之相。人以爲妖。時則天在位。爲人告之。則天命取其屏。兼徵昉。昉既至。則天問之而不罪也。留昉宮中。則天手自造食。大申供養。留數月。則天謂昉曰。禪師。遂無一言教弟子乎。昉不得已。言曰。貧道唯願陛下無多殺戮。大損果報。其言唯此。則天信受之。因賜墨敕。昉所行之處。修造功德。無得遏止。昉年過下壽。如入禪定。遂卒於陝中焉。

唐臨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爲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辱之。誤至全節縣。而問門人曰。明府在乎。門者曰。在。張遂入。至廳前。大罵辱。全節令趙子餘。不知其故。私自門窺之。見一老父。詬罵不已。而縣下常有狐鳥魅。以張爲狐焉。乃密召吏人。執而鞭之。張亦未寤。罵仍恣肆。擊之困極。方問何人。輒此詬罵。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賤吾女。來怒回耳。全節令方知其誤。寘之館。給醫藥焉。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數百。將襲全節。而擊令。令懼。閉門守之。回遂至郡。訴之。太守召令責之。恕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遺張長史。以和之。回乃迎至縣。張喜回之報復。卒不言其薄女。遂歸。

李睨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遷後。稍進漢州雒縣令。逢年有吏才。蜀之採訪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鄭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謂益府戶曹李睨曰。逢年家無內主。蕩落難堪。兒女長成。理須婚娶。弟旣相狎。幸爲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寮女之與妹。縱再醮者。亦可論之。幸留意焉。睨曰。諾。復又訪之於睨。睨率略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聞於蜀城。曾適元民。莫夫尋卒。資裝亦厚。從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許之。令睨報李札。札自造逢年。謝明日。請至宅。其夜逢年喜。寢未曙。而輿嚴飾畢。顧步階除。而獨言曰。李札之妹。門地若斯。雖曾適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貴。何幸如之。言再三。忽驚難曰。李睨過矣。又誤於人。今所論親。爲復何姓。怪哉。因策馬到府庭。李睨進曰。兄今日過札妹乎。逢年不應。睨曰。事變矣。逢年曰。君思札妹乎。爲復何姓。睨驚而退。遇李札。札曰。侍御今日見過乎。已爲地矣。睨曰。吾大誤耳。但知求好壻。都不思其姓氏。札大驚。惋恨之。

儀光禪師

長安青龍寺儀光禪師。本唐室之族也。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誅其族無遺。惟禪師方在襁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後數歲。天后聞瑯琊王有子在人間。購之愈急。乳母將至岐州界中。鬻女工以自給。時禪師年已八歲矣。聰慧出類。狀貌不凡。乳母恐以貌而取敗。大憂之。乃求錢爲造衣服。又置錢二百於腰下。於桑野中。具告以其本末。泣而謂曰。吾養汝已八年矣。亡命無所不至。今汝已長。天后之敕訪不止。恐事洩之後。汝與吾俱死。今汝聰穎過人。可以自立。吾亦從此逝矣。乳母因與流涕而訣。禪師亦號慟不自勝。方知其所出。乳母既去。師莫知其所之。乃行至逆旅。與諸兒戲。有郡守夫人者。之夫任處方息於逆旅。見禪師與諸兒戲。狀貌異於人。因憐之。召而謂曰。郎家何在。而獨行在此耶。師僞答曰。莊臨於此。有時而戲。夫人食之。又賜錢五百。師雖幼而有識。恐人取其錢。乃盡解衣。置之於腰下。時日已晚。乃尋小逕。將投村野。遇一老僧獨行而呼師曰。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滅。將何所適。禪師驚愕佇立。老僧又曰。出家閒曠。且無憂畏。小子汝欲之乎。師曰。是所願也。老僧因攜其手。至桑陰下。令禮十方諸佛。已。因削其髮。又解衣裝。出袈裟。令服之。大小稱其體。因教其披著之法。禪師既披法服。執持收掩。有如舊僧焉。老僧喜曰。此習性使之然。其僧將行。因指東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爾爲其弟子也。言畢。老僧已亡矣。方知是聖像也。師如言趣寺。寺主駭其所以。因留之。向十年。禪師已洞曉經律。定於禪寂。遇唐室中興。求瑯琊王後。師方謂寺僧言之。寺僧大駭。因出詣岐州李使君。師從父也。見之悲喜。因舍之於家。欲以狀聞。師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與禪師侔。見禪師悅之。願致款曲。師不許。月餘。會使君夫

人出。女盛服。多將使者來逼之。師固拒萬端。終不肯。師給曰。身不潔淨。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沐浴。師候女出。因之噤門。女還。排戶不果入。自牖窺之。師方持削髮刀。顧而言曰。以有此根。故爲慾逼。今旣除此。何逼之爲。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根。棄於地。而師亦氣絕。戶旣閉。不可開。女惶惑。不知所出。俄而府君夫人到。女言其情。使君令破戶。師已復蘇。命良醫至。以火燒地。旣赤。苦酒沃之。坐師於燃地。傳以膏。數月疾愈。使君奏禪師是瑯琊王子。有敕命驛置至京。引見。慰問。賞賜優給。復以爲王。禪師曰。父母非命。鄙身殘毀。今還俗爲王。不願也。中宗降敕。令禪師廣領徒衆。尋山置蘭若。恣聽之。禪師性好終南山。因居於興法寺。又於諸谷口造禪菴。蘭若凡數處。或入山數十里。從者僧俗常數千人。迎候瞻侍。甚於卿相。禪師旣證道。果常先言將來事。是以人益歸之。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無疾而終。先告弟子。以修身護戒之事。言甚切至。因臥。頭指北方。足指南方。以手承頭。右脅在下。遂亡。遺命葬於少陵原之南面。鑿原爲室。而封之。柩將發。異香芬馥。狀貌一如生焉。車出城門。忽有白鶴數百。鳴舞於空中。五色彩雲。徘徊覆車。而行數十里。所封之處。遂建天寶寺。弟子輩留而守之。

張藏用

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旣魯鈍。又弱於神。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旣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剝送書者。笞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笞君耳。命里正取飲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之。藏

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

王無有

楚邱主簿王無有新娶妻美而妬無有疾將如廁而難獨行欲與侍婢俱妻不可無有至廁於垣穴中見人背坐色黑且壯無有以爲役夫不之怪也頃之此人迴顧深目巨鼻虎口烏爪謂無有曰盍與予鞋無有驚未及應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無有恐走告其妻且尤之曰僕有疾如廁雖一婢相送君適固拒果遇妖怪奈何婦猶不信乃同觀之無有坐廁怪又見奪餘一鞋咀之妻恐扶無有還他日無有至後院怪又見語無有曰吾歸汝鞋因投其傍鞋並無傷無有請巫解奏鬼復謂巫王主簿祿盡餘百日壽不速歸死於此無有遂歸鄉如期而卒。

茹子顏

吳人茹子顏以明經爲雙流尉頗有才識善醫方由是朝賢多識之子顏好京兆府博士及選請爲之既拜常在朝貴家及歸學車馬不絕子顏之姪張虛儀選授梓州通泉尉家貧不能與其妻行仍有債數萬請子顏保虛儀去後兩月餘子顏夜坐忽驚問語曰吾通泉尉張虛儀也到縣數日亡今吾柩還已發縣矣吾平生與君特善赴任日又債負累君吾今亡家又貧置進退相擾深覺厚顏子顏問曰君何日當至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發時日且求食子顏命食於坐談笑如故至期喪果至子顏爲之召債家而歸其負鬼又旦夕來謝恩其言甚懇月餘而絕子顏亦不以介意數旬子顏亦死。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爲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白尉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卒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抑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摘伏有名每偷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故將來庶解圍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請遂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十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則相聞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縷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卽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割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卽此胡出葬之時臣亦見卽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旣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捕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

明達師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自。於闐鄉縣住萬迴故寺。往來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使南北馳驟而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爲堆阜。以杖撞築地爲坑。其人不曉。至京背發腫。割之血流殆死。李林甫爲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秤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爲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間一日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雍門墜馬死。如此頗衆。達又常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歎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及後哥舒翰擁兵潼關。拒逆胡關下。闐鄉盡爲戰場矣。

王賈

婺州參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單懷。而先人之壘在於臨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沉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喪。居二日。宅中火。延燒堂室。祖母年老震驚。自投於牀而卒。兄以賈言聞諸父。諸父訊賈。賈曰：卜筮而知。後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居之。欲識真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言駭物。當笞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因與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爲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還。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晝昏。雷電且至。賈曰：諸父駛去。因馳。未里餘。飛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賈年十七。詣京舉孝廉。既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後選授婺州參軍。還過東都。

賈母之表妹死已經年。常於靈帳發言。處置家事。兒女僮妾。不敢爲非。每索飲食衣服。有不應求。卽加笞罵。親戚咸怪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宅。唁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來。必莫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旣至門。不得進。賈令召老蒼頭謂曰。宅內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語汝主。令我入。當爲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潛言於諸郎。諸郎亦悟。邀賈入。賈拜弔已。因向靈言曰。聞姨亡來。大有神言語如舊。今故謁姨。何不與賈言也。不應。賈又邀之曰。今故來謁姨。若不言終。不去矣。當止於此。魅知不免。乃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別後。生死遂隔。汝不忘吾。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語皆姨平生聲也。諸子聞之。號泣。姨令具饌。坐賈於前。命酒相對。慙懃不已。醉後。賈因請曰。姨旣神異。何不令賈見形。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見。賈曰。姨不能全出。請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賈見之。如不相示。亦終不去。魅旣被邀。苦至。因見左手於几。宛然。又姨之手也。諸子又號泣。賈因前執其手。姨驚呼。諸子曰。外甥無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之於地。尙猶哀叫。撲之數四。卽死。乃老狐也。形旣見。裸體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茗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君有女病。魅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臥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於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爲婺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於洛陽。過錢塘江。登羅剎山。觀浙江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若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鑲之。賈手開其鑲。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鑲鑲之。賈曰。

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見。暹觀之既已。又接其手令騰出。暹距躍。則至岸矣。旣與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任。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旣而至吳郡。停船而女子天死。生五年矣。母撫之哀慟。而賈不哭。暹素重賈。各見妻子如一家。於是對其妻謂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爲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卽吉州別駕李乙妻也。緣時歲未到。乙未合娶。以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權以妻吾。吾今期盡。妻卽當過李氏。李氏三品祿。數任生五子。世人不知何爲妄哭。妻久知其夫靈異。因輟哭。請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見舍。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請送至洛。得遂棲息。行路之人。猶合矜愍。况室家之好。而忽遺棄耶。賈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納亡女其中。寘之船下。又囑暹以身後事曰。吾卒後。爲素棺漆其縫。將至先塋。與女子皆耐於墓。殮後卽發。便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別駕。當留其姪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克計入京。與崔氏伯相見。卽伯之故人。因求婚。崔別駕以姪妻之事已定矣。暹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請其少留。終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時召暹相對。言談頃而臥。遂卒。暹哭之慟。爲製朋友之服。如其言殮之行。及宋州。崔別駕果留其姪。暹至臨汝。乃厚葬賈及其女。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壻其妻。崔別駕以妻之。暹後作相。歷中外。皆如其語。

明崇儼

唐正諫大夫明崇儼。少時父爲縣令。縣之門卒有道術。儼求教。教以見鬼方兼役使之法。遺書兩卷。儼閱之。書人名也。儼於野外獨處。按而呼之。皆應曰。唯。見數百人。於是每須役使。則呼其名。無不立至者。儼嘗行。見名流將合耐二親者。輜車已出郊。儼隨而行。召其家人謂曰。汝主君合葬二親乎。曰。然。曰。汝取靈柩。

得無誤發他人冢乎。曰無儼曰。吾前見紫車後有夫人。年五十餘。長大名家婦也。而後有一鬼。年甚壯。寡髮弊衣。距躍大喜。而隨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謂也。汝試以吾言白汝主君。云明正諫有言如此。祔親者聞之。大驚泣。而謂儼曰。吾幼失父。昨遷葬。決老豎取之。不知乃誤如此。崇儼乃與至發墓所。命開近西境。按銘記。果得之。乃棄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儼在內言事。及人閒厭勝至多。備述人口。故不繁述。

周賢者

唐則天朝。相國裴炎第四弟。爲虢州司戶。虢州有周賢者。居深山。不詳其所自。與司戶善。謂曰。公兄爲相。甚善。然不出三年。當身戮家破。宗族皆誅。可不懼乎。司戶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請救。周生曰。事猶未萌。有得脫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黃金五十鎰。將來。吾於弘農山中。爲作章醮。可以移禍殃矣。司戶於是取急還都。謁兄河東侯炎。炎爲人睦親。於友悌甚。至每兄弟自遠來。則同臥談笑。雖彌歷旬日。不歸內寢焉。司戶夜中。以周賢語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鬼神。至於邪俗鎮厭。常呵怒之。聞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隨俗幻惑。此愚輩何解。而欲以金與之。且世間巫覡。好託鬼神。取人財物。吾見之常切齒。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靜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戶泣曰。周賢者識非俗幻。每見發言。未嘗不中。兄爲宰相。家計溫足。何惜少金。不令轉災爲祥也。炎滋怒不應。司戶知兄志不可奪。惆悵辭歸弘農。時河東侯初立。則天爲皇后。專朝擅權。自謂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却怒恨。及歲餘。天皇崩。天后漸親朝政。忌害大臣。嫌隙屢構。乃思周賢者語。卽令人至弘農。召司戶至都。炎餽具黃金。令求賢者於弘農。諸山中。盡不得。尋至南陽襄陽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賢者因與還弘農。謂司戶曰。往年禍害未成。故可壇場。

致請。今災祥已構。不久滅門。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戮。繫其首於右足下。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勿更言。且吾與司戶相知日久。不可令君與兄同禍。可求百兩金。與君一房。章醮請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終無益也。司戶卽市金與賢者。入弘農山中。設壇場。奏章請命。法事畢。仍藏金於山中。謂司戶曰。君一房免禍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陽。司戶卽遷家襄陽。月餘而染風疾。十月而裴令下獄極刑。兄弟子姪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州。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旣染風疾。死在旦夕。不須問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髮繫其首於右足下。竟如初言。

李彊名妻

隴西李彊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開元二十二年。彊名爲南海丞。方暑月。妻因暴疾卒。廣州囂熱。死後埋棺於土。其外以盤圍而封之。彊名痛其妻天年而且遠官。哭之甚慟。日夜不絕聲。數日。妻見夢曰。吾命未合絕。今帝許我活矣。然吾形已敗。帝命天鼠爲吾生肌膚。更十日後。當有大鼠出入。壑棺中。卽吾當生也。然當封閉門戶。待七七。日當開吾門。出吾身。吾卽生矣。及旦。彊名言之。而其家僕妾夢皆協。十餘日。忽有白鼠數頭。出入殯所。其大如独。彊名異之。試發其柩。見妻骨有肉生焉。遍體皆爾。彊名復閉之。積四十八日。其妻又見夢曰。吾明晨當活。盍出吾身。旣曉。彊名發之。妻則蘇矣。扶出浴之。妻素美麗人也。及乎再生。則美倍於舊。膚體玉色。倩盼多姿。袿服靚粧。人間殊絕矣。彊名喜形於色。時廣州都督唐昭聞之。令其夫人觀焉。於是別駕已下。夫人皆從。彊名妻盛服見都督夫人。與抗禮。頗受諸夫人拜。薄而觀之。神仙中人也。言語飲食如常人。而少言。衆人訪之。久而一對。若問冥間事。卽杜口。雖夫子亦不答。明

日唐都督夫人置饌請至家諸官夫人皆同觀之悅其柔姿豔美皆曰目所未覩既而別駕長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請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靜異於疇日既彊名使於桂府七旬乃還其妻去後爲諸家所迎往來無恙彊名至數日妻復言病病則甚間一日遂亡計其再生纔百日矣或曰有物憑焉

水珠

大安國寺睿宗爲相王時舊邸也卽尊位乃建道場焉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納之櫃中殊不爲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閱寶物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寺僧議曰此凡物耳何得直億萬也試賣之於是市中令一僧監賣且試其醜直居數日貴人或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恥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醜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域胡人閱寺求寶見珠大喜偕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譯問曰珠價值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值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諾明日納銀四千萬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王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於其中水泉立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乏水亡珠後行軍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頃泉湧其色清冷流汎而出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

楊生

晉大和中廣陵人楊生者畜一犬憐惜甚至常以自隨後生飲醉臥於荒草之中時方冬燎原風勢極盛犬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覺犬乃到水自濡還即臥於草上如此數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爾後生因暗行墮井犬又嗥吠至曉有人經過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視之見生在焉遂求出己許以厚報其人欲請此犬爲酬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即不依命餘可任君所須也路人遲疑未答犬乃引領視井生知其意乃許焉既而出之繫之而去却後五日犬夜走還

裴談

裴談爲懷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見山穴開有黃金焉可數間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錠皆長尺餘因以石窒穴且志之又數日往則迷其處樵者頗諳山谷即於洛城懷州造開石物鎚鑿數車州有崔司戶知而助之將往開而談妻有疾請道家奏章請命奏章道士忽傳天帝詔曰帝詔語裴談吾太行天藏開比有樵夫見之吾已遺金五錠命其閉塞而愚人貪得重求不獲乃興惡將開吾藏已造鎚鑿數車若開不休或中吾伏藏此若開鎚鑿此州人且死盡深無所益此州崔司戶與其同心但詣崔驗之自當有見急止之汝妻疾自當瘳矣談大異之即召崔子問故果符所言乃沒其開石具而禁止之妻尋有間

邢和璞

邢先生名和璞善方術常攜竹算數計算長六寸人有請者到則布算爲卦縱橫布列動用算數百布之滿牀布數已乃告家之休咎言其人年命長短及官祿如神先生貌清羸服氣時餌少藥人亦不詳所生

唐開元二十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能增人算壽。又能活其死者。先生嘗至白馬坂下。遇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亡人寘於牀。引其衾。解衣同寢。令閉戶。眠熟。良久。起。具湯。而友人猶死。和璞長嘆曰。大人與我約而妄。何也。復令閉戶。又寢。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視之。其子已蘇矣。母問之。其子曰。被籙在牢。禁繫拷訊。正苦。忽聞外曰。王喚若人。官不肯曰。訊未畢。不使去。少頃。又驚走。至者曰。那仙人自來喚若人。官吏出迎。再拜。恐懼。遂令從仙人歸。故生。又有納少妾。妾善歌舞。而暴死者。請和璞活之。和璞墨書一符。使置妾臥處。俄而言曰。墨符無益。又朱書一符。復命置於牀。俄而又曰。此山神取之。可令追之。又書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爲一胡神。領從者數百人。拘去。閉宮門。作樂酣飲。忽有排戶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神不應。頃又曰。羅大王使召歌者。方駭。仍曰。且留少時。須臾。數百騎馳入宮中。大呼曰。天帝詔。何敢輒取歌人。令曳神下杖一百。仍放歌人還。於是遂生。和璞如此事至多。後不知所適。

羅州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者數十爲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奮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雞伏之。卽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卽斷。迴首一顧。金翠

無復光彩。

新羅

天寶初。使贊善大夫魏曜使新羅。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憚之。有客會到新羅。因訪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羅日本皆通好。遣使兼報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屆。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時同志數船。乃維舟登岸。約百有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於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填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噉。兼出醇酒。同爲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爲所擄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爲不去。吾請道焉。衆悅。婦人出其練縷數百匹。負之。然後取刀。盡斷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繫身。自縊而下。諸人更相縋下。至水濱。皆得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叫聲。顧來處。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既不及船。號吼振騰。使者及婦人並得還。

葉法善

道士葉法善。括蒼人。有道術。能符禁鬼神。唐中宗甚重之。開元初。供奉在內。位至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時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將乘舟赴任。於東門外親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與親故車先往胥溪水濱。日暮。宰至舟旁。僕已陳設。而妻子不至。宰復至宅尋之。云去矣。宰驚。不知所以。復出城。問行人。人曰。適食時。見一婆羅門僧。執幡花前導。有數乘車隨之。比出城門。車內婦女皆下。從婆羅門。齊聲稱佛。因而北去矣。

宰遂尋車跡至北邙虛墓間。有大家。見其車馬皆憩其旁。其妻與親表婦二十餘人。皆從一僧合掌繞冢。口稱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擒之。婦人遂罵曰。吾正逐聖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於奴僕與言。皆不應。亦相與繞冢而行。宰因執胡僧。遂失。於是縛其妻及諸婦人。亦誼叫。至第竟夕。號呼不可。與言。宰遲明問於葉師。師曰。此天狐也。能與天通。斥之則已。殺之不可。然此狐齋時必至。請與俱來。宰曰。諾。葉師仍與之符。令置所居門。既置符。妻及諸人皆寤。謂宰曰。吾昨見佛來。領諸聖衆。將我等至天堂。其中樂不可言。佛執花前後。吾等方隨後作法事。忽見汝至。吾故罵。不知乃是魅惑也。齋時婆羅門果至。即門乞食。妻及諸婦人聞僧聲。爭走出門。喧言佛又來矣。宰禁之不可。乃執胡僧。鞭之見血。面縛昇之。往葉師所。道遇洛陽令。僧大叫稱冤。洛陽令反咎宰。宰具言其故。仍語與俱。見葉師。洛陽令不信。宰言強與之。去。漸至聖真觀。僧神色慘沮。不言及門。即請命。及入院。葉師命解其縛。猶胡僧也。師曰。速復汝形。魅卽哀請。師曰。不可。魅乃棄袈裟於地。卽老狐也。師命鞭之百。還其袈裟。復爲婆羅門。約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頂禮而去。出門遂亡。

田氏子

唐牛肅有從舅。常過澠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謁田氏子。去田氏莊十餘里。經岷險。多櫟林。傳云中有魅狐。往來經之者。皆結侶乃敢過。舅既至。田氏子命老豎往澠池市酒饌。天未明。豎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豎一足又跛。問何故。豎曰。適至櫟林。爲一魅狐所絆。因蹶而仆。故傷焉。問何以見魅。豎曰。適下坡時。狐變爲婦人。遽來追我。我驚且走。狐又疾行。遂爲所及。因倒且損。吾恐魅之爲怪。強起擊之。婦人口但哀。

祈反謂我爲狐。屢云叩頭野狐。叩頭野狐。吾以其不是實。因與痛擊。故免其禍。田氏子曰。汝無擊人妄謂狐耶。豎曰。吾雖苦擊之。終不改婦人狀耳。田氏子曰。汝必誤損他人。且入戶。日入見婦人體傷。蓬首過門。而求飲。謂田氏子曰。吾適櫟林。逢一老狐。變爲人。吾不知是狐。前趨爲伴。同過櫟林。不知老狐却傷我如此。賴老狐去。餘命得全。妾北村人也。渴故求飲。田氏子恐其見蒼頭也。與之飲而遣之。

斬守貞

霍邑古呂州也。城池甚固。縣令宅東北有城。而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囚周厲王城。則左傳所稱萬人不忍流王於彘。城卽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北。城旣久遠。則有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夜中狐斷其髮。有如刀截。所遇無知。往往而有。唐時。邑人斬守貞者。素善符呪。爲縣送徒至趙城。還歸至金狗鼻。傍汾河山名。去縣五里。見汾河西岸水濱。有女紅裳浣衣水次。守貞目之。女子忽爾乘空過河。遂緣嶺躡虛。至守貞所。手攀其笠。足踏其帶。將取其髮焉。守貞送徒。手猶持斧。因擊女子。墜。從而斫之。女子死。則爲雌狐。守貞以狐至縣。具列其由。縣令不之信。守貞歸。遂每夜有老父及媪繞其居。哭從索其女。守貞不懼。月餘。老父及媪罵而去。曰。無狀殺我女。吾猶有三女。終當困汝。於是遂絕。而截髮亦亡。

鄭宏之

唐定州刺史鄭宏之。解褐爲尉。尉之廨宅。久無人居。屋宇頽毀。草蔓荒涼。宏之至官。薙草修屋。就居之。吏人固爭。請宏之無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懼妖鬼。吾性強禦。終不可移。居二日。夜中。宏之獨臥前堂。堂下明。

火有貴人從百餘騎來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於此？命牽下。宏之不答。牽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貴人命一長人令取宏之。長人昇階循牆而走，吹滅諸燈。燈皆盡。唯宏之前一燈存焉。長人前欲滅之。宏之杖劍擊長人，流血灑地。長人乃走。貴人漸來逼。宏之具衣冠，請與同坐。言談通宵，情甚款洽。宏之知其無備，拔劍擊之。貴人傷，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見損如何？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尋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數十頭。宏之盡執之。穴下又掘丈餘，得大窟。有老狐裸而無毛，據土牀坐。諸狐侍之者十餘頭。宏之盡拘之。老狐言曰：無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積薪堂下，火作。投諸狐，盡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頰，請曰：吾已千歲，能與天通。殺予不祥，捨我何害？宏之乃不殺。鎖之庭槐。初夜中有諸神鬼自稱山林川澤叢祠之神來謁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禍，乃爾。雖欲脫王，而苦無計。老狐頷之。明夜又諸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後夜有神自稱黃獬，多將翼從。至狐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攬鑲，鑲爲之絕。狐亦化爲人，相與去。宏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爲黃獬之名，乃狗號也。此中誰有狗名黃獬者乎？既曙，乃召胥吏問之。吏曰：縣倉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無尾，故號爲黃獬。豈此犬爲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鑲繫將就烹。犬人言曰：吾實黃獬神也。君勿害我，我常隨君。君有善惡，皆預告君。豈不美歟？宏之屏人與語，乃釋之。犬化爲人，與宏之言。夜久方去。宏之掌寇盜，忽有劫賊數十人入界止逆旅。黃獬神來告宏之曰：某處有盜，將行劫。擒之可遷官。宏之掩之，果得。遂遷秩焉。後宏之累任將遷，神必預告。至如殃咎，常令迴避。罔有不中。宏之大獲其報。宏之自寧州刺史改定州，神與宏之訣去。以是人謂宏之祿盡矣。宏之至州兩歲，風疾去官。

袁嘉祚

唐寧王傅袁嘉祚年五十應制授垣縣縣丞闕素凶爲者盡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數任無人居屋宇摧殘荆棘充塞嘉祚剪其荆棘理其牆垣坐廳事中邑老吏人皆懼勸出不可旣而魅夜中爲怪嘉祚不動伺其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孫數十頭嘉祚盡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預知休咎願置我我能益於人今此宅已安捨我何害嘉祚前與之言備告其官秩又曰願爲耳目長在左右乃免狐後祚如狐言秩滿果遷數年至御史狐乃去

竇不疑

武德功臣孫竇不疑爲中郎將告老歸家家在太原宅於北郭陽曲縣不疑爲人勇有膽力少而任俠常結伴十數人鬪雞走狗擲數萬皆以意氣相期而太原城東北數里常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陰雨昏黑後多出人見之或怖而死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與錢五千餘人無言唯不疑請行迨昏而往衆曰此人出城便潛藏而夜給我以射其可信乎盍密隨之不疑旣至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於岸下不疑乃還諸人笑而迎之謂不疑曰吾恐子潛而給我故密隨子乃知子膽力若此因授之財不疑盡以飲焉明日往尋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則編荆也（今京中方相編竹太原無竹用荆作之）其傍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因從此以雄勇聞及歸老七十餘矣而意氣不衰天寶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陽曲從人飲飲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盡令從者先獨留所乘馬昏後歸太原陽曲去州三舍不疑馳還其間則沙場也狐狸鬼火叢聚更無居人其夜忽見道左右皆

爲店肆。連延不絕。時月滿雲薄。不疑怪之。俄而店肆轉衆。有諸男女。或歌或舞。飲酒作樂。或結伴踏蹄。有童子百餘人。圍不疑馬踏蹄。且歌。馬不得行道。有樹。不疑折其柯。長且大。以擊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復見二百餘人。身長且大。衣服甚盛。來繞不疑。踏蹄歌焉。不疑大怒。又以樹柯擊之。長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見非常。乃下道馳。將投村野。忽得一處。百餘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門求宿。皆寂無人。應。雖甚叫擊。人猶不出。村中有廟。不疑入之。繫馬於柱。據階而坐。時朗月夜未半。有婦人素服靚粧。突門而入。直向不疑。再拜。問之。婦人曰。吾見夫婿獨居。故此相偶。不疑曰。孰爲夫婿。婦人曰。公卽其人也。不疑知是魅。擊之。婦人乃去。廳房內有牀。不疑息焉。忽梁間有物墮於其腹。大如盆盎。不疑毆之。則爲犬音。不疑自投牀下。物化爲火人。長二尺餘。光明照耀。入於壁中。因爾不見。不疑又出戶。乘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憩止。天曉不能去。會其家求而得之。已憩且喪魂矣。昇之還。猶說其所見。乃病月餘卒。

宣室志

張 讀

李林甫宅

李林甫宅卽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常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從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爲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庳。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旣毀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卽罷而不能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

韋子春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株，突然勁拔，陰合百步。往往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二光對面上下，赫然若電，風既息，其光亦閉。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於是挈衣囊止於亭中，以伺焉。後一夕，遂有大風雷震於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下，忽覺有物蟠遶其身，冷如冰凍，束不可解。迴視見二光在其身後，子春卽奮身揮臂，驍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霽，聞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觀，謂子春且死矣。乃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陸顥

吳郡陸顥家於長城，其世以明經仕。顥自幼嗜麵，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旣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旣坐，顧謂顥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文物之光。唯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某願與子交歡。顥謝曰：顥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顥信士也，以爲羣胡不我欺。旬餘，羣胡又至，持金繒爲顥壽。顥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飢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顥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顥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鹽米之微，尙致相賊殺者，寧肯棄金繒爲朋友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耶。君匿身

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顓遂僑居於渭水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顓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於君耳。幸望許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顓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顓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顓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旦見寶氣。亙天在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又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麵食之。可見矣。顓卽以麵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顓又問曰。此蟲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蟲。又金函扁之。命顓致於寢室。謂顓曰。明日當再來。及明。且胡人以十兩重。罄金玉繒帛。約數萬。獻於顓。其持金函而去。顓自此大富。致園屋爲治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顓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顓旣以甚富。又素用閑逸。自遂。卽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搆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霧縞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

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瑤碧冠，帔霞衣，捧絳帕，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顓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顓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顓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回去。遊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顓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顓，貨於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中也。

石憲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爲業。常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出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披褐，其狀奇異。來憲前，謂憲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即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其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去。」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上，羣僧即於水中合聲而噪，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畏。」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已臥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有蛙鳴，甚類羣僧之梵音。於是徑往尋之，行數里，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謂玄陰池者。其僧乃羣蛙也。憲曰：「此蛙能易形，以感於人，豈非怪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劉成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嘗用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鳥。闕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鬚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勁。卽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怒曰。豎子安得爲妖妄乎。唾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卽用衣資。酌其直。旣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至於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歸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常自省郎出爲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爲將爲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旣寤。嘿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旣命駕。以天色尙早。因假寐焉。旣而又夢婦人。嘖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縷之懸。甚風危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爲計。不爾。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旣告去。心亦未悟焉。卽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

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爲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卽命駕詣郡宴。旣而以夢話。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其夕之夢。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

河內崔守

有崔君者。貞元中爲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常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幾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卽以他牛易其犢。旣至。命翦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雖象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爲異。竟歸其寺焉。

地下肉芝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遂焚其書。隱居潭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旦屈伸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僂。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絕粒吸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卽還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資用大饒。爲富家。後因治園屋。發地得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與土事。脫有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於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明力愈壯。貌愈少。髮之禿者。盡黧。然而長矣。齒之墜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於人。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悟如是。道

士因診其脈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所在。

韓生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罪？乃令朴焉。圉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臥於廄舍，闔扉，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蓄黑犬至廄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丈夫，衣冠盡黑，既挾鞍致馬上，駕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還來，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逮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空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爲憂。褐衣者曰：慎毋泄。泄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曰：韓氏稚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卽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而黑衣者去。及曉，圉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命肉誘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紀莫不具。蓋

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字也。韓生大異。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隣居士子千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以歸。

李甲

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蓄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蹤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羣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尙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恩。而報恩者亦宜力其報。有不願者。當視此以愧。

嚴生

馮翊嚴生者。家於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徹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置於箱中。其後生遊長安。乃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囊中有奇寶。願有得一見。生卽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爲價。曰。此寶安所用。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冷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歲。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此越海踰山。來中夏以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卽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辨。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價而去。

江夏從事

大和中。有從事江夏者。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卽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剗然有聲。遂墮於地。巨人卽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卽往視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斷臂也。卽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王薰

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常一夕。有三數輩。挈食會薰所居。旣飯。食燭前。忽有巨擘出。燭影下。薰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擘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測其由。卽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幸君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薰又置肉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伺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旣墮。其身亦遠。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流滿地。明日。因以血蹤尋之。直入里中民家。卽以事問民。民曰。家養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斷者焉。方駭之。薰具言其事。卽殺而食之。

謝翺

陳郡謝翺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齋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績髻髭。近乃雙鬢。高髻靚粧。色甚姝麗。至翺所。因駐謂翺。郎非見待耶。翺曰。步此徒望山耳。雙鬢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翺不測。卽迴望其居。見一青衣三四人皆立。

其門外。翺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帷帟。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翺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翺相見。坐於西軒。謂翺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翺懼稍解。美人卽命設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豐。出玉杯。命酒遞酌。翺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翺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有所贈。翺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烟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悲。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爲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諳。翺喜而請。美人求絳牋。翺視笥中。唯碧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闈却歸處。曉鸞啼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翺嗟賞良久。美人遂頷左右。撒帳帟。命燭登車。翺送至門。揮淚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馬俱亡。見矣。翺異其事。因貯美人詩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因步月。悵望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華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鳥去年春。紅闈更有堪愁處。窗上蟲絲鏡上塵。旣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闈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鬢也。驚問之。雙鬢遽前告。卽駐車。使謂翺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翺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弘農。翺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東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卽。襄車簾謂翺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翺亦爲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酬此一篇。翺卽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五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爲音塵

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月西馳。又向東。翩謝之。良久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翩雖知爲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廬江民

貞元中有廬江都民。因採樵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餘。自山崦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木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黃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愈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驅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懷然。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羣胡欲爭射之。巨胡誡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礮。西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卽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礮於地。自去。其巾狀如婦人無髮。至羣胡前。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賴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輩其死乎。旣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頷之。良久。遂導而入山崦。時欲昏黑。民雨汗而歸。竟不知其何物也。

陳越石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於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吃食之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久之。聞燭影下有語。我病飢。故來奉謁。願以少肉致掌中。幸無見阻。越石即以少肉投於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鬼何爲。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之。得無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遽仆於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視。明日。窮其跡於垣上。有過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將再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叉果來。既踰牆。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數里外有呼者曰。陳黃石何爲不歸我皮也。連呼不止。僅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且惡其見呼。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進士。至會昌二年。卒於藍田令。

朱峴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汎揚。則浮屠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家極贍。有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僅旬餘。莫窮其適。一日。天雨霽。郡民望見浮屠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紋纈衣。郡民且以爲他怪。峴聞之。即往觀焉。望其衣裝。甚類其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也。峴驚訊其事。女曰。某向者獨處。有夜叉長丈餘。甚詭異。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即

攬衣馳去。至浮屠上。旣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因懼且甚。其夜又率以將曉。則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食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見。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暮歸。某因詰之。何爲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問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爲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則上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不以太牢爲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來。至屠浮下。望某而語曰。何爲有異志。而棄我乎。使我終不得近子矣。從此別去。詞畢。卽東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歸。

獨孤彥

建中末。有獨孤彥者。嘗客於淮泗間。會天大風。舟不得進。因泊於岸。一夕。步月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會去。彥步遶於庭。俄有二丈夫來。一人身甚長。衣黑衣。稱姓甲名。侵訐第五一人。身廣而短。衣青衣。稱姓曾名元。與彥揖而語。其吐論玄微。出於人表。彥素耽奇奧。常與方外士議語。且有年矣。至於玄門釋氏。靡不窮其指歸。乃遇二人。則自以爲不能加也。竊奇之。且將師焉。因再拜請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願爲門弟子。其可乎。二人謝曰。何敢。彥因徵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盧氏。吾少以剛勁聞。大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訐悟之。時皆謂我爲侵訐。因名之。其後適野。遇仇家擊斷。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藥術。嘗忝侍醫之職。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卽假手於吾。後以年老力衰。止欲以我爲折腰吏。吾固辭免。退居田間。吾有舅氏。常爲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嘗不懼。然我自擯棄。常思吾舅。直以用舍

殊致分不見矣。今夕君子問我，我得以語平生事，幸何甚哉。語罷，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後也。唯陶唐之官受姓於姚，曾者與子孫以字爲氏，故爲曾氏焉。我其後也。吾早從萊侯居推署之職，職當要熱，素以褊躁，又嘗負氣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騰之謗，因而解去。蓋吾忠州之罪，我自棄置，處塵土之間，且有年矣。甘同瓦礫，豈敢他望乎。然自昔與吾父遭事，吾父性堅正，雖鼎鑊不避其危，賙人之急，必赴湯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於舊職，窘若囚繫，余以父棄擲之故，不近於父，迨今亦數歲，足下有問，又安敢默乎。語未卒，寺僧俱歸，二人見之，若有所懼，卽馳去數十步，已亡見矣。彥訊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嘗見焉，懼爲怪耳。彥奇其才，且異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謂曾元者，豈非甌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甌字也。名元者，蓋以瓦中之畫致瓦字之上，其義在矣。甲侵訐者，豈非鐵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辯，其杵字乎。名侵訐者，蓋反其語爲金截，以截附金，是鐵字也。總而辯焉，得非甌及鐵杵耶。明日卽命窮其跡，果於朽壤中得一杵而鐵者，又一甌自中分，蓋用之餘者，彥大異之，盡符其解也。

竹季貞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卽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旣而語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爲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語，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卽一逝者。

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所請案。掾得以名聞冥官。願爲再生者。旣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壞久矣。如何。案掾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屍與季貞之魂。冥官許之。卽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然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麤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緡帛隨以修佛。施貧餓者。不一還家。至今尙存。

鄒惠連

大曆中山陽人。鄒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爲河朔官。遂從居清河。父歿。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弔。贈粟帛。旣免喪。表授漳南尉。歲餘。一夕獨處於堂。忽見一人繡衣佩刀趨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爲司命主者。以册立閻波羅王。卽以錦紋箱貯書。進於惠連曰。此上帝命也。軸用瓊鈿。標以紋錦。又象笏紫綬。金龜玉帶。以賜惠連。且喜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於前軒。有相者趨入。贊曰。驅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器。趨入。羅爲數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爲使之吏。敢以謝詞。竟又拜。拜訖。分立於前。相者又曰。五岳衛兵主將。復有百餘人。趨入。羅爲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禮器樂懸。吏鼓吹。吏車輿。乘馬。吏符印簿書。吏帑藏廚膳。吏近數百人。皆趨而至。有頃。相者曰。諸岳衛兵及禮器樂懸。車輿乘馬等。請使躬自閱之。惠連曰。諸岳衛兵安在。對曰。自有。自有所耳。惠連卽命駕。於是控一白馬。至。具以金玉。其導引控御從輩。皆向者繡衣也。數騎夾道前驅。引惠連東北而去。傳呼甚嚴。可行數里。兵士萬餘。或騎或步。盡介金執戈。列於路。槍槊旗旆。文繡交煥。俄見朱門外有數十人。皆衣綠執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屬吏也。其門內悉張帷帟几榻。若王者居。惠連旣升階。據几而坐。俄綠衣者

十輩各齋簿書。請惠連判署。已而相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其前庭有車輿乘馬甚多。又有樂器鼓簫及符印管鑰。盡致於榻上。以黃紋帳蔽之。其榻繞四墉。又有玉册。用紫金填字。似篆籀書。盤屈若龍鳳之勢。主吏白曰。此閻波羅王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來謁惠連。與抗禮。既坐。謂惠連曰。上帝以鄴郡內黃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立心。畫一册立閻波羅王禮甚重。以執事有至行。故拜執事爲司命主者。充册立使。某幸列賓掾。故得侍左右。惠連問曰。閻波羅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標冠岳瀆。總幽冥之務。非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選。惠連思曰。吾行册禮於幽冥。豈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謂惠連曰。執事有憂色。得非以妻子爲念乎。惠連曰。然。府掾曰。册命之禮。用明日。執事可暫歸治其家。然執事官至崇。幸不以幽顯爲恨。言訖。遂起。惠連卽命駕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卽據案假寐。及寤。已在縣。時天纔曉。驚歎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卽具白妻子爲理命。又白於縣令。令曹某不信。惠連遂湯沐具紳冕。臥於榻。是夕。縣吏數輩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自北來。直入惠連之室。食頃。惠連卒。又聞其聲北向而去。歎駭。因遣使往鄴郡內黃縣南問。果是蘭若院禪師海悟者。近卒矣。

鄧珪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於寺。是歲秋。與朋友數輩會宿。既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黃而瘦甚。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反開其牖。聞有唵嘯之聲。珪不之怪。訊之曰。汝爲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縱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誠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既坐。與諸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願先生未

見擯。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爲患矣。」於是緝絲爲緝，數百尋，候其再來，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珪卽以緝系其臂，牢不可解。聞牖外問何罪，而見縛，其義安在？得無侮邪？遂引緝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緝系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

劉阜

靈石縣南，嘗夜中妖怪。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大初年，董叔經爲西河守時，有彭城劉阜假孝義尉，阜頃嘗以書忤董叔，怒甚，遂棄職入汾水關。夜至靈石南，逢一人立於路旁，其狀絕異。阜馬驚而墜，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卽解阜衣袍而白衣之。阜以爲劫，不敢拒。既而西走近十餘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賊爾。明日有自縣南來者，謂阜曰：『縣南野中有蓬蔓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異乎？』阜往視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爲妖者，乃蓬蔓耳。由是盡焚其妖，遂絕。」

趙生

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生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爲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緣相接，獨生白衣，甚爲不樂。及酒酣，或斬之，生益慚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爲舍，生有書百餘編，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息，雖寒暑切飢，食粟糲紵，不憚勞苦，而生蒙憐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終不易其志。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邪？」生謝。

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入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死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堅。老夫雖無術。能有補於郎君。但幸一謁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亡所見。生怪之。以爲妖。遂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椴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因持錫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聞人參能爲怪者。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奧。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

盧虔

東洛有故宅。其堂與軒級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萬陽盧虔。貞元中。爲御史。分察東臺。常欲買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使盡止於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將深。聞有叩門者。從吏卽問之。應聲曰。柳將軍遣奉書於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濡筆而書者。點畫纖然。虔命從吏視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與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有舍。吾人之可乎。既不懼吾。寧無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旣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史。已而有厲至。身長數十尋。立庭。手執一瓢。其從吏卽引滿而發。中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其胸。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見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後歲餘。因重構堂室。於屋瓦下得一瓢。長約丈餘。有矢貫其柄。卽將軍所執之瓢也。

崔穀

元和中博陵崔穀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嘗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僮。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垣下趨至榻前。且謂穀曰。幸寄君硯席。可乎。穀不應。又曰。我尙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穀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穀前。乃詩也。細字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旣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其僮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穀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穀卽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穀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亦無他怪。

玉清三寶

杜陵韋弁。字景昭。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會春末。弁與其友數輩爲花酒宴。雖夜不殆。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苑中。真塵外境也。願偕去。弁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出十里。得鄭氏亭。撐空危兀。擴然四峙。門因花關。砌用烟蟲。弁望之。不暇他視。真所謂塵外境也。使者揖弁入。旣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凝立若佇。半掉雲袂。飄飄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杏眇。殆不可識。有一人望弁而語曰。韋進士來。命左右請上亭。斜欄層幕。旣上。且拜羣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日亦如是。願奉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爲何如。弁謝曰。不意今日得爲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此爲何所。女郎又何

爲者。願一聞知。羣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宮。向也聞君爲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願。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雖云不可滯世。間人君居之。固無損耳。幸不以爲疑。卽命酒樂宴亭中。絲竹盡舉。飄然冷然。凌玄越冥。不爲人間聲。酒旣酣。羣仙曰。吾聞唐天子尙神仙。吾有新樂一曲。曰紫雲。願授聖主。君唐人也。爲吾傳之一進。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爲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門。且不可見之。又非知音者。曷能致是。羣仙曰。君旣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三寶。將以贈君。能使君富敵王侯。君受之。乃命左右取其寶。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瑩洞澈。願謂弇曰。碧瑤盃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曰。紅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澈。則過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謝別去。行未及一里。迴望其亭。茫然無有。弇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年下第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人無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曰。乃玉清真三寶也。遂以數千萬爲直而易之。弇由是建甲第。居廣陵中。爲豪士。竟卒於白衣也。

沈攸之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羣馬。輒躑蹋驚嘶。如似見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繫腹。直從外來。圍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關內。時人見者。咸謂爲怪。檢內人。唯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至夜有時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張景

平陽人張景者。以善射爲本郡裨將。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寤未熟。忽見輒其戶者。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歛身於女之榻。懼爲盜。默不敢顧。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懼。且慮爲怪焉。因叱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他類也。白衣者笑曰。東選吾心。謂吾爲盜。且亦誤矣。謂吾爲他類。不其甚乎。且吾本齊人曹氏子也。謂我美風儀。子獨不知乎。子雖拒我。然猶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於榻。且寤焉。女惡之。不敢竊視。迨將曉。方去。明夕。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以白於父。父曰。必是怪也。卽命一金錐。貫縷於其末。且利鏗。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來。女強以言治之。魅果然。語夜將半。女密以錐傳其項。其魅躍然大呼。曳縷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跡。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繩貫其中。乃窮之。深不數尺。果有一蟻螯。約尺餘。蹲其中焉。錐表其項。蓋所謂齊人曹氏子也。景卽殺之。自此遂絕。

鄴郡人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繪百餘段爲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鷁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爲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海鷁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旣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鷁獻焉。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尙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間。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爲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尙爲所繫。願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爲我解其縛。使不爲君家囚幸矣。周卽問曰。然則爾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因適野。逐獲一鵝。乃籠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卽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

王長史

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里傳云。其宅非吉之地。固不可居。李生旣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由是鍵其門。且數年矣。開元中有王長史者。亡其名。長史常爲清顯官。以使酒忤權貴。遂擯爲長史於吳越間。後退居洛中。因質李氏宅以家焉。長史素勁。聞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卽入而居。常獨處堂之西。宇下。後一夕。聞有哀嘯之音。極清楚。若風籟焉。長史起而望之。見一人衣黑衣。立於几上。長史嚴聲叱之。其人卽便舉一足。擊長史肩。長史懼而退。其人亦去。長史因病瘡。且甚。後旬餘。方少愈。夜中又聞哀嘯之音。家僮尋之時。見黑衣人在庭樹上。長史有弟善射。於是命弓射之。一發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廡屋。

瓦而去。明日尋其跡，皆無所見。歲秋，長史召工人重修馬廄，因發重舍，內得一死猿，有矢貫脇，驗其矢，果長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者乃猿爾。

唐玄宗

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最然其驅，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一發而中，及駕還，乃勅廚吏炙其脰以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爲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未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問臣，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尙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給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不爲畋所獲乎？况苑囿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爲他鹿乎？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捨去之，且命東方朔以鍊銅爲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卽命置鹿首於前，詔內臣高力士驗之。凡食頃，曾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謬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卽顧左右命鐵鉗，鉗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爲毛革蒙蔽，始不見耳。持以進，上命磨瑩視之。其文字剝弊不可識矣。上於是信果之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爲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上卽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差。上顧謂力士曰：異乎哉！張果能言漢武時事，真所謂至人矣。吾

固不可得而知也。

陳巖

穎川陳巖字叶夢。舞陽人。僑居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於弋陽縣。先人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穎之志。方將棲踪蓬瀛。崑閩。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常與妾先人爲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爲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真源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於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盧氏者。濮上人性極悍戾。每以唇齒相及。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於塵世。適足爲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嚙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慤。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窮人。安所歸。雖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卽以後乘駕而偕焉。至京師。居永崇里。其始甚謹。後乃不恭。往往詬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卽閣扉鍵其門。以巖衣囊置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卽破戶而入。見己之衣資。悉已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忽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嚙其肌。一身盡傷。血沾於地。已而嗥呼者移時。巖患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有符籙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耳。民且告於巖。巖卽請焉。居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士。懼甚。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

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瓦屋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爲猿而死。巖旣悟其妖異，心頗怪悸。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於郊外。巖卽謁而問焉。劉曰：吾常尉於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一黑犬見惠。其猿爲犬所嚙，因而遁去。竟不窮其事。因錄以傳之。巖後以明經入仕，終於秦州上邽。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精舍解鞍憩焉。於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爲余道之如是。

林景玄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雁門，以騎射畋獵爲己任。郡守悅其能，因募爲衙門將，嘗與其徒十數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騁於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於郡城之高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馬逐之，僅十里餘，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卽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土也。尅土者木，日次於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烏鵲甚多。景玄卽問之。其人驚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卽詬罵。景玄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卽毀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爲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

裴少尹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後被病，旬日益甚。

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卽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卽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近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真術士。具食飲。已而厚贈緡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卽以此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爲妖魅所擊。今尙未還耳。不旬日當間。幸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卽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旣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卽爲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視鬼。汝但告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話其事。道士曰。易與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詬曰。此亦妖狐。安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還郊野墟墓中。何爲撓人乎。旣而閉戶相鬪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所出。及暮。闐然不聞聲。開視。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動矣。裴君盡鞭殺之。其子後旬月乃愈矣。

計真

唐元和中。有計真。家僑青齊間。嘗西遊長安。至陝。真與陝從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與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墮馬。而二僕驅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曠黑。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溺。卽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然。真旣亡僕馬。悵然遂叩其門。已扃鍵。有小童出視。真卽問。

曰此誰氏居曰李外郎別墅真請入謁僮遽以告之頃之令人請客入息於賓館卽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圖經籍茵榻之類率潔而不華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沈醉不覺曠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貴客寧有間耶真媿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議語甚敏博真頗慕之又命家僮訪真僕馬俄而皆至卽舍之既而設饌其食食竟飲酒數盃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願更得一日侍歡笑生感其意卽留明日乃別及至京師居月餘有款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沼真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於陝昨西來過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爲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爲何如喜而諾之沼曰某今還陝君果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見真至大喜生卽話獨孤沼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十日就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歸青齊自是李君音耗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經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尙崩於沙邱葬於茂陵況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真叱之乃終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真挈家調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何被疾且甚生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旦屏人握生手嗚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罪宥戾使得盡言已歔歔不自勝生亦爲之泣固

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願九稚子猶在，以爲君累，尙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帚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權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爲嗣續及某氣盡，頗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爲讎，得全支體，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悅，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臥，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爲之斂葬之，制皆如人禮。訖，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荆棘，闕無所見，惆悵還家，居歲餘，七子二女相次而卒，視其骸皆人也，而終無惡心。

尹瑗

尹瑗者，嘗舉進士不中第，爲晉陽普原尉，旣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竊聞明公以文業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卽延入與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寓跡於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敏辯，縱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玄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爲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沈滯，隱跡叢莽？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旦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爲發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歲來，夢卜有窮盡之兆，瑗卽以詞慰喻之，生頗有愧容。後至重陽日，有人以濃醞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卽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仆於地，化爲一老狐，酩酊不能動矣。瑗卽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將，往歲戍於嵐川，爲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卽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爲御史，竊話其事。時唐太和

初也。

劉憲

尚書李寰鎮平陽時。有衙將劉憲者。河朔人。性剛直。有膽勇。一夕見一白衣來至其家。謂憲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召也。憲怒曰。吾軍中裨將。未嘗有過。府僚安得見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辭。不然禍及。憲震聲叱之。白衣馳去。行未數步。已亡所在。憲方悟鬼也。夜深又至。呼憲。憲私自計曰。吾聞死生有命焉。可以逃之。卽與偕往。出城數里。至一公署。見冥官有廳。有吏數十輩。列其左右。冥官聞憲至。整巾幘。降階盡禮。已而延坐。謂憲曰。吾以子勇烈聞。故遣奉命。憲曰。未委明公見召之旨。冥官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岳瀆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剛烈者。不可以委焉。願足下俯而任之。憲謝曰。某無他才。願更擇剛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拒之深耶。於是命案掾立召洪洞縣吏王信訖。卽遣一吏送憲歸。憲驚寤。後數日。寰命憲使北都。行次洪洞縣。因以事話於縣寮。縣寮曰。縣有吏王信者。卒數日矣。

東萊客

東郡郡有館亭。其西軒常有怪異。客有寢其下者。夜常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燭視之。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累年矣。其後郡守命扁鍵爲庫。嘗一夕月皎。有庫吏見一犬甚小。蒼色。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異常。犬異。因投石擊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軒下。明日。庫吏以其事白於郡守。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土狗有蒼毛甚多。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衆方悟焉。

交城里人

交城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阜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欹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卽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卽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有血甚多。白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韋氏子

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乃收貯於囊中。旣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於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瓦屋上得焉。僕者驚愕。告於韋生。生卽命昇屋而取之。旣得。又致於前。明日。又失其所。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伺之。夜將半。其屐忽化爲白鳥。飛於屋上。韋生命取焚之。乃飛去。

韓愈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螭。嘗爲人患。人有誤近。或牛馬就而飲者。輒爲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山南有雷震暴興。震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泊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流汗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墮。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水溢流。注滿四野。

蛟螭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既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之名其地爲石銘里。蓋因字爲銘。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尙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視之。鱸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蚪螭篆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

裴度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鄰淮西者。以兵四攻之。凡數年不尅。十三年。召丞相晉國公裴度。將而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爲銘。封人持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辯其義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命。縱狂兵爲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日逆豎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雞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爲己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則己酉日當尅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辨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諸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於是度益奇卒之辨。擢爲裨將。

李林甫

唐李林甫爲相既久。自以陰禍且多。天下頗怨望。有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久矣。積怨者亦多矣。爲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之。得焉。自云嘗廁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爲他病。無所知。林甫卽資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墮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長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轉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墮下之物。卽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以賴此人。不然。幾爲所禍。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期十年也。

清江郡叟

唐開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僅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旨。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卽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跡於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懼。及曉。與其子偕往郡南。卽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鐘。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色衣也。遂再白於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俱異而驚歎。郡守因以其事上聞。玄宗詔宰臣林甫寫其鐘樣。告示天下。

崔寧鎮蜀時，犍爲守清河崔君。旣以啓尹真人函（事具靈仙篇）是夕，崔君爲冥司所召，其冥官卽故相呂諲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爲輒開？今奉上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昏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寬之，庶獲自新耳。」諲曰：「帝命至嚴，地府卑屑，何敢違乎？」卽召按掾出崔君籍，有頃，按掾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三年，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爲友，今日之罪，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諲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廩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載拜謝，言粗畢，忽有雲氣藹然，紅光自空而下，諲及庭掾僕吏俱驚懼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於一室中。崔卽於隙間潛視之，見諲具巾笏，率庭掾分立於庭，咸俛而拱，雲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道帝命。於是諲及庭掾再拜受書，使駕雲而上，頃之遂沒。諲命崔君出坐，啓天符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第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諲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爲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旣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臥於榻，妻孥輦哭而環之。使者引崔俯於榻，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卽治裝盡室往蜀，具告於寧，寧遂著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時元載方執國政，寧與載善，書遺甚多，聞崔之言，懼其連坐，因命親吏齎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幅，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

劉溉

彭城劉溉者。貞元中爲韓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未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寐。夢一吏導而西去。經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旣入門。導吏亡去。生懼甚。卽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立。竇生訊之。衛卒舉劍南指曰。由此走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汗而髀慄。卽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竇生。挈其手以泣。熟視之。乃劉溉曰。吾子何爲而來。竇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竇卽訊冥途事。溉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子安在。得無恙乎。竇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溉曰。子今去爲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邈不可脫。每念妻孥。若肘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別謂竇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竇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鐘聲。極震響。因悸而寤。竇卽師錫從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語於人。

法喜寺

政陽郡東南有法喜寺。去郡遠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頻夢一白龍者。自渭水來。止於佛殿西楹。蟠遶且久。乃直東而去。明日則雨。如是者數矣。其僧異之。因語與人人曰。福地蓋神祇所居。固龍之宅也。而佛寺亦爲龍所依焉。故釋氏有天龍八部。其義在矣。況郊野外寺。殿宇清敞。爲龍之止。不亦宜乎。願以土龍置於寺楹間。且用識其夢也。僧召工合土爲偶龍。具告其狀。而於殿西楹置焉。功畢。甚得雲間勢。蜿蜒鱗鬣。曲盡其妙。雖丹青之巧。不能加也。至長慶初。其寺居人有偃於外門者。見一物從西軒直

出飄飄然若升雲狀。飛馳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將分。始歸西軒下。細而視之。果白龍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數日。寺僧盡赴村民會齋去。至午方歸。因入殿視像。龍已失矣。寺僧且歎且異。相顧語曰。是龍也。雖假以上。尚能變化無方。去莫知其適來。莫究其自。果靈物乎。及晚有陰雲起於渭水。俄而將逼殿宇。忽有一物自雲中躍而出。指西軒以入。寺僧懼驚且視之。乃見像龍已在西楹上。迫而觀之。其龍鬚鬣鱗角若盡沾濕。自是因以鐵鎖系之。其後里中有旱澇祈禱之。應若影響。

王坤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爲國子博士。有婢輕雲。卒數年矣。一夕忽夢輕雲至榻前。坤甚懼起而訊之。輕雲曰。某自不爲人數年矣。嘗念平生時。若繫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會耳。坤憮然若醉。不悟爲鬼也。輕雲卽引坤出門。門已扃。鑄隙中道。坤而過。曾無礙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飢。語於輕雲。輕雲曰。里中人有與郎善者乎。可以詣而求食也。坤素與太學博士石貫善。又同里居。坤因與偕行至貫門。而門已鍵閉。輕雲叩之。有頃。闔者啓扉曰。向聞扣門。今寂無覩。何也。因闔扉。輕雲又扣之。如是者三。闔者怒曰。厲鬼安得輒扣吾門。且唾且罵之。輕白坤云。石生已寢。固不可詣矣。願郎更詣他所。時有國子監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經其門。吏與主月俸及條報除授。坤甚委信之。因與俱至其家。方見啓扉。有一人持水缶注於衢中。輕雲曰。可偕入。旣入。見小吏與數人會食。初坤立於庭。以爲小吏必降階迎拜。旣而小吏不禮。俄見一婢捧湯餅登階。輕雲卽毆婢背。遽仆於階。湯餅盡覆。小吏與妻奴俱起。驚曰。中惡。卽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紱銀印。立於庭前。因祭之。坤與輕雲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門。焚紙錢於門側。輕雲

謂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卽隨出里中。望啟夏而去。至郊野數十里。見一墓。輕雲曰。此妾所居。郎可隨而入焉。坤卽俛首曲躬而入。墓口曠黑。不可辨。忽悸然驚寤。背汗股慄。時天已曉。心惡其夢。不敢語於人。是日因召石貫。旣坐。貫曰。昨夕有鬼扣吾門者。三遣視之。寂無所覩。至曉過小吏。則有焚紙錢跡。卽立召小吏訊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會食。忽有婢中惡。巫云。鬼爲祟。由是設祭於庭。焚紙於此。盡與坤夢同。坤益懼。因告妻孥。是歲冬果卒。

任頊

唐建中初。有樂安任頊者。好讀書。不喜塵俗事。居深山中。有終焉之志。嘗一日。閉關晝坐。有一翁叩門來謁。衣黃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頊延坐與語。旣久。頊訝其言訥而色沮。甚有不樂事。因問翁曰。何爲而色沮乎。豈非有憂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因俟子一問。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龍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數百歲。今爲一人所苦。禍且將及。非子不能脫我死。輒來奉訴。子今幸問我。故得而言也。頊曰。某塵中人耳。獨知有詩書禮樂。他術則某不能曉。然何以脫翁之禍乎。老人曰。但授我語。非藉他術。獨勞數十言而已。頊曰。願受教。翁曰。後二日。願子爲我晨至湫上。當亭午之際。有一道士自西來者。此所謂禍我者也。道士當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厲聲呼曰。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畢。湫當滿。道士必又爲術。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報。幸無他爲慮。頊諾之。已而祈謝甚懇。久之。方去。後二日。頊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卽坐於湫旁。以伺之。至當午。忽有片雲。自西冉冉而降於湫上。有一道士自雲中下。頊然而長約丈餘。立湫之岸。於袖中出黑符數道。投湫中。頃之。湫水盡涸。見一

黃龍帖然俯於沙。項卽厲聲呼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訖。湫水盡溢。道士怒卽於袖中出丹符數符投之。湫水又竭。卽震聲呼如前詞。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頃。乃出朱符十餘道。向空擲之。盡化爲赤雲。入湫。湫水卽竭。呼之如前詞。湫水又溢。道士顧謂項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龍爲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異類耶。怒責數言而去。項亦還山中。是夕夢前時老人來謝曰。賴得君子拯我。不然幾死。道士手深誠所感。千萬何言。今奉一珠。可於湫岸訪之用。表我心重報也。項往尋之。果得一粒徑寸珠於湫岸草中。光耀洞澈。殆不可識。項後持至廣陵市。有胡人見之曰。此真驪龍之寶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數千萬爲價而市之。

崔御史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置宏麗。里中傳其中爲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則暴死。鎖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職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新居之。豈能爲災耶。卽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獨寢於堂中。惕然而寤。衣盡沾濕。卽起。見己之臥榻在庭中。卻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今則果有矣。卽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自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見於人。而人自驚悸而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甚愚且無畏憚。若真有所訴。直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構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冤。儻君以

仁心爲我棺而葬於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兒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見我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乎。旣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遂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宅遂安。

梁環

有梁環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環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環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卽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佳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舉題聯句。以咏秋月。步兵卽首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環曰。秋雲輕比絮。次至諸葛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沈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僻韻而滯捷才。旣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命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來。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爲衆人來。步兵曰。欲自明。無如歌以送長史。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卽歌之。清吟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曲旣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卽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

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璟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盃盤亦亡見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也

吳任生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常一日里中三數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然願一婦人衣青衣擁豎兒步於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也生魂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卽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懼遂疾迺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歎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竊矣故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眞婦人所擁者諸客驚歎之謝任生曰先生眞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陸喬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沼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

以待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卽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諳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謁君。卽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爲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卽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卯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而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權，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輩爲蔡公郢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僕射，尙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常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話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唐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偕適吳楚間。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曆中。觀遊汾涇。至泥陽郡。舍於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千百編。觀遂留止。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扁。鐫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力。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夜寐。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來。歌笑其中。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一日。經罷時。已暝黑。觀怠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恚。曰。師鬼也。何爲而至。習笑曰。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候子。卽牽觀袂去榻。觀回視。見其身尙偃如寢熟。乃歎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尙在。今死此。誰蔽吾屍耶。習曰。何子之言失而憂之深乎。夫所以爲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爲。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尙安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問。習常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誰爲耶。習曰。吾與子謂死而未更生也。遂相與行。其所向。雖關鍵甚嚴。輒不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紅碧。如毳毯狀。行十餘里。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觀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樹蒙蔽。廬舍駢接。習與觀曰。與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爲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爲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捨家歸佛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爲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爲不道。寧桎梏可及身哉。言已。習卽牽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觀驚。胎惶惑。忽有牽觀者。觀回視。一人盡體皆毛。狀若獅子。其貌卽人也。良久。謂觀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

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留。遂持觀臂。急於東南。指郡城而歸。未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馳去。將無及頃之。遂至寺。時天已曙。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己身在榻。二人排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觀卒一夕矣。於是具以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二土偶神像。爲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留閱藏經。雖寒暑無少墮。凡數年而歸。時寶曆二年五月十五日。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游公卿門。言事往往而中。常爲沂州臨沂縣尉。余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也。

郭蠹

元和間。有郭蠹者。當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顯不得通。約先沒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蠹居華陰。一夕獨處。聞戶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無恙。蠹聆其音。知執謙也。曰。可一面也。曰。請去燭。當與子談耳。蠹卽徹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歷歷然。又言冥途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旣分。蠹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受。卽以手而捫之。其軀甚大。不類執謙。蠹有膂力。知爲他怪。因攬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臥。旣而告去。蠹伴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遣我。禍且及子。蠹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卽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果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屍而去。

韓愈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臥。見一神人。長丈

餘被甲仗劍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不敢踞見帝。神人曰。威梓國絕域遠夷。部落繁聚。世與韓氏爲仇。而乃騁悖肆奸。覬覦中夏。今將討之。非力不給。卿以爲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而去。於是書其詞置於座側。數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

元載張謂

元載布衣時常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曠黑。二人相與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矢。匿於廟宇下。元張二人忽見之。惶懼益甚。且慮爲其所害。二人卽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呼者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疾去。無有害於貴人。羣盜相目而驚。遂馳去。二人因偕賀。吾向者以殍死爲憂。今日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歎。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禮部侍郎。

盧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側。土偶之容頗盡巧麗。開成中。范陽盧嗣宗假職於蒲津。一日與其友數輩同遊舜廟。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戲曰。吾願爲帝子之隸。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衆皆謂曰。何侮易之言。黷於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獨遊娥皇祠。酒酣多爲褻黷語。俄被疾。肩昇以歸。色悴而戰。身汗如瀝。其夕遂卒。家僮輩見十餘人。捧拽嗣宗出門。望舜祠而去。及視嗣宗尸。其背有赤文甚多。若爲所撲。蒲之人咸異其事。

淮南軍卒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誡之曰吾有急事候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計日不至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忽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卽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旣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人據案而坐侍衛甚嚴徐謂趙曰吾有子壻在蜀數年欲馳使省視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命西使長安且有日期不然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也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里非敢以他辭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至是自蜀還由長安未晚也卽留趙宿廟後空舍中具食飲憂惑不敢寐念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喧闐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曲躬如朝謁禮頃有訴訟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旣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去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郡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輩甚多但有事機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以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置懷中耳趙卽以錢貯懷中輒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紙錢耳卽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數千錢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君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踰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席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昔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遂爲金天王所迫爲親今我妻在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

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卽留趙一日。贈縑數段。以還書遣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懼。卽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縑帛。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南。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悸寤。奇歎之。且久。明日晨起。話於賓僚。卽命釋趙。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

袁生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於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來謁。旣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於此郡。新明縣。往者常職軍伍。閒。今則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迴出於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祈君平生事。生卽訊之。遂述既往事。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旣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之。懼。卽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將禍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禍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歲淫雨數月。居舍盡圯。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鑠。且日爲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杯土耳。今我訴於子。子以爲可。則言否。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旣有願。又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爲我重建祠宇。以時奠祀。則真幸之甚者。願無忘。袁生諾之。旣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黷於我。君當屏去其吏。獨入廟中。冀盡一言耳。袁生曰。謹奉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令訊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遂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軍吏。獨入廟中。見其簷宇摧毀。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

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謂袁生曰。君不忘前約。今日乃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偕行。廟中見階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數人立其旁。袁生問曰。此何爲者。神曰。此僧乃縣東蘭若道成師也。有殃。故吾繫之一歲矣。每旦夕則鞭捶之。從此旬餘。當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生魄繫之。則其人自沈疾。亦安能知吾之爲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建廟可疾。圖之。袁生曰。不敢忘。既歸。將計其工。然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魄。當沈疾。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之。吾今假以他語。俾建其廟宇。又安有疑乎。於是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成師者。臥疾一歲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則一身盡痛。袁生曰。師疾如是。且近於死矣。然我能愈之。師能以緡貨建赤水神廟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緡貨爲事哉。袁生卽給曰。吾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魂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因告其神。何爲繫生人。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慎無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捨其罪。吾故告師。疾將愈。宜修赤水神廟也。無以疾愈。遂怠其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語曰。敬受教。後旬餘果愈。因召門弟子告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法。迨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君謂我曰。師之病。赤水神所爲也。疾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祐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卽與其徒持錫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一遺者。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病果愈乎。吾之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計修赤水神廟也。不然。且懼爲禍。道成曰。夫神所以賴於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則雩之以澤。潦淫則禁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郡國。離一邑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爲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而爲害於人。

焉可不去之。已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甚。後月餘。吏有罪。袁生扑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峽。忽遇一白衣立於路左。視之。乃赤水神也。曰。向託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我報仇耳。袁生卽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爲罪我。神曰。道成師福盛甚。吾不能動。今君祿與命衰。故我得以報言。已不見。生惡之。後數日。竟以疾卒。

鑿師

唐元和初。有長樂馮生者。家於吳。以明經調選於天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鑿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汝吾姓也。因相與往來。近歲餘。及馮尉於東越。旣治裝。鑿師負笈來告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鑿師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故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於東越。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生諾曰。謹受教。後數月。馮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鑿師所居寺乎。卽入而詣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鑿師廬安在。吾將詣之。僧曰。吾曹數輩。獨無鑿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鑿師信士。豈欺我耶。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羣僧畫像。其一人狀同鑿師。生大驚曰。鑿師果異人也。且能神降於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曰。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益異之。

張詵

張詵於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詵卽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詵驚

且喜。以爲上將用我。卽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十餘。爲驅殿者。誥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再拜於前。近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誼譁闐咽於路。槐影四蟲。煙幕邈迤。城之西北。數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旣至門。中使命誥下馬。誥整巾笏。中使引入門。兵士甚多。見宮闕臺閣。旣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百餘人。具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峙然。瓊玉華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數十。具甲倚劍。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峨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誥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卽趨至東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誥又再拜舞蹈。旣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旣拜。中使遂引出。出門。誥悸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天子。向者朝對。無乃不可於禮乎。中使笑曰。誥君寬。無懼耳。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誥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卽呼吏命駕。惶惑之際。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誥拜乾陵令。及凡所經歷。皆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誥所夢殿東宇下。峨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列聖眞圖示誥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叱金像

初唐有神像。用金而製。傳云。周隋間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於宮中。扁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中宮。代宗尙稚。俱侍上。上問內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

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憾卽止。上卽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說。我爲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卽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盡契所占也。

婁師德

婁師德布衣時。常因沉疾。夢一人衣紫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卽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路數里。見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道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見一空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竊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爲按掾。公命出己之籍。按取一軸以進。公閱之。書己名。載其祿位年月。周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空而下。震徹簷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悟。始爲夢遊耳。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鄰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是日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爲西京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閣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何爲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任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三日。乃薨也。

聖畫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寺僧召畫工。將命施彩飾。會貴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價。願輸功可乎。寺僧欲先閱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中。寧有迹乎。寺僧以爲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旣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卽命圻其壁。未爲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其殿。且爲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吾之門。亦不勞飲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鑱也。可以泥銅吾門。無使有縫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如是。凡六日。闕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旣啓。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唯西北墉未盡其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無敢繼其色者。

侯生

上谷侯生者。家於荆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初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召出其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數十輩。軒宇華壯。人物極衆。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履。狀甚峻。侍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羅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爲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久。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嘗爲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草野而死。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從吾請。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冤誠如是矣。然韓氏固未當死。不可爲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

一年。青衣曰：可疾遣歸，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悸而寤，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歎異，未嘗告於人。後數年，旅遊襄漢，途次富水郡僚蘭陵蕭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氏歸，常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爲首飾，而又身長豐麗，與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爲伯舅見念，命爲己女，故以盧爲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

章臯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章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章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章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章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章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章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惠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羣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

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爲武陵官。廣好浮圖氏。一日因謁寺。盡訪羣僧。至惠照室。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爲平生不識照。則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廣異之。後一日。仍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於史氏。先人以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與吳興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廢。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尙存。衣冠文物。闕無所覩。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爲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問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卽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於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尙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灑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髮爲僧。遁迹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尙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

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盛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爲？曰：冥官甚尊，旣而泣曰：師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旣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爲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廣爲巴州椽，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爲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舍於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陳二史校其所說，頗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李德裕

唐相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更觀之。卽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也。卽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卽命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啓之，亦無覩焉。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去誠不免矣，然乃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事，對曰：

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歎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於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陰隲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五百羊。公大驚。卽召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唐休璟門僧

唐中宗時。唐公休璟爲相。嘗有一僧。發言多中。好爲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卽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使爲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旣得之。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張君者。家甚貧。爲京卑官。卽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旣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教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旣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疎淺。相國拔此沈滯。牧守大郡。由詹石之儲。獲二千石之祿。自涸轍而泛東溟。出窮谷而陟層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惕者。未知相國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旣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

家育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大喜。卽獻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內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亦有一焉。民極惜之。非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卽命駕齋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無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卽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爲未常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之備。休璟卽留僧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於榻之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卽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爲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爲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伺其他去。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卽甘死於是矣。休璟卽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爲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爲庶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卽以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荆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見一幅之紙。並無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其僧遽去。竟不知其所適。

廣陵大師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爲食。常衣總裘。盛暑不脫。由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爲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臥道傍。廣陵人懼。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曰。駭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遯去。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至。曰。僧當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同毆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不差人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羶腥耳。安能知龍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旣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羣僧俱集於庭。候謁廣陵大師。比及開戶。而廣陵大師已亡去矣。羣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爲大師佛焉。

師夜光

唐師夜光者。薊門人。少聰敏好學。雅尙浮屠氏。遂爲僧。居于本郡。僅十年。盡通內典之奧。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有金錢巨萬。貪夜光之學。因與爲友。是時玄宗皇帝好神僊釋氏。窮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於貧。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達知之。因以錢七十萬資其行。且謂夜光曰。師之學藝材用。愚竊以爲無出於

右者。聖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將首出羣輩。沐浴恩渥。自此託跡緇徒。爲明天子臣。可翹足而待也。然當是時。必有擁篲于門。幸无忘半面之舊。夜光謝曰。幸師厚貺。我得遂西上。儻爲君之五品。則以報師之惠矣。夜光至長安。因賂九仙公主左右。得侍上於溫泉。上命內臣選碩學僧十輩。與方士議論。夜光在選。演暢玄奧。發揮疑義。羣僧無敢比者。上奇其辯。詔賜錢印朱綬。拜四門博士。日侍左右。賜甲第。泊金錢繒綵。以千數。時號幸臣。惠達遂自薊門入長安。訪之夜光。聞惠達至。以爲收債於己。甚不懌。惠達悟其旨。因告去。既以北歸。月餘。夜光慮其再來。卽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近者惠達師至。輦下誣毀公。繕完兵革。將爲逆謀。人亦頗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之。積毀銷金。不可不戒。廷珪驚怒。卽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夜光忽見惠達來。庭中罵夜光曰。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奈何遽相誣謗。使我冤死。何負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摔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見師氏家僮咸見之。其後數日。夜光卒。

許文度

岐陽許文度。唐太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瞑而臥於榻。若沉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衣黃袍數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迴然無雞犬聲。且不知幾百里。其時天景曠晦。愁思如結。有黃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夭。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若黑色。杳不知其深淺。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沮色震慄。卽辟易馳去。不敢偷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

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且奇且嘆。而羸憊不能運支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疾少間。策而步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卽昔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縷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常聞釋氏有救苦之力。由是棄資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廖除。蓋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指歸焉。

李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爲歌詩。人頗稱之。累爲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爲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懼副大使。士真時爲武俊節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旣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坐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卽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

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大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駿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巖崖萬仞。而日漸曠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卽疾驅其騾逆旅氏。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矣。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旣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囊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眞醉悟。急召左右。往李某取其首。左右卽於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眞熟視而笑。旣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醉。太守因歡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竊以李某善飲酒。故請召之。而李某愚戇。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今明公旣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以上問。李某之罪爲何。應得明數之。且用誠於將來也。士眞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旣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眞生於王氏也。太守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於烏江上。隱其跡。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爲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燒廬舍。生卽往視之。厲聲呼曰。火且止。火且止。於是火滅。里人始奇之。長慶中有弘農楊晦之。自長安東遊吳楚。行至烏江。聞先生高躅。就門往謁。先生戴玄絹巾。衣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

坐其側。其議論玄暢。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於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也。年七十餘。髮盡白。扶杖而來。先生謂晦之曰。此我女也。惰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旣而謂七娘曰。汝爲吾刻紙。狀今夕之月。置於室東垣上。有頃。七娘以紙月施於垣上。夕有奇光自發。洞照一室。纖毫盡辨。晦之驚歎不測。及曉。將去。先生以杖擊地。畢。俄有塵起。天地盡晦。久之塵斂。視其庭。則懸崖峻險。山谷重疊。前有積石盡目。晦之悸然。背汗毛髮豎立。先生曰。陵谷速遷。吾子安所歸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誠不知一旦有桑田之變。豈仙都瞬息。而塵世已千歲乎。先生笑曰。子無懼也。所以爲娛耳。於是持簞掃其庭。又有塵起。有頃塵斂。門庭如舊。晦之喜。卽馳馬而去。

閻丘子

有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閻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閻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閻丘氏非吾類也。而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閻丘子默然有慚色。後數歲。閻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旣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讌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卽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爲僭居官秩邪。且吾與汝爲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鄭常好

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於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卽驅而就謁。願爲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旣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爲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爲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爲居山林中。無補矣。又玄卽辭去。讌遊濛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辨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兒曰。吾嘗生閭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爲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邪。又玄驚。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兒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生我於人間。與汝爲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性驕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亡所見。又玄旣寤其事。甚慚恚。竟以憂卒。

尹真人

犍爲郡東十餘里。有道觀在深巖中。石壁四墜。有顏道士居之。觀殿有石函。長三尺餘。其上鑿出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隣於鬼工。而緘鑱極固。泯然無毫縷之隙。里人相傳云。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跡。顯於紀傳。詳矣。真人將上昇。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得啓。啓之必有大禍。於是郡人盡敬之。大曆中有清河崔君爲犍爲守。崔君素有剛果自恃。旣至郡。聞有尹真人函。笑謂屬官曰。新垣平之詐見矣。卽詣之。且命破鑱。顏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遺教曰。啓吾函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歲。安得獨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顏道士確其詞。而崔君固不從。於是命破其鑱。久之。

而堅然不可動。崔君怒，又以巨絙係函鼻，用數十牛拽其絙，鞭而驅之，僅半日，石函遂開。中有符籙數十軸，以黃縑爲幅，丹書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觀畢，顧謂顏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徒有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鑰如舊，既歸郡，是夕令忽暴卒。後三日而悟，其官屬將吏輩悉詣崔君問之，且訊焉。崔君曰：『吾甚黷，未嘗聞神仙事。前者偶開尹真人石函，果爲冥官追攝。初見一人衣紫衣至寢，謂吾曰：『我吏於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宜疾去。』吾始聞憂，欲以辭免，然不覺與使者俱出郡城，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卽故相呂公也。謂吾曰：『子何爲開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已而召掾吏，至令按吾祿壽之籍，掾吏白呂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壽十七年。今奉上帝符，盡奪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壽。今獨有二年任矣。於是聽崔君還，後二年果卒。』」

李賀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於詞者，莫敢與賀齒。由是名聞天下，以父名晉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於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從小奉親命，能詩書爲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非天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於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榮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

楊居士

海南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遊南海枝郡。常寄食於人。亦不知其所止。謂人曰。我有奇術。汝輩庸人。固不得而識矣。後常至郡。會太守好奇者。聞居士來。甚喜。且厚其禮。命飲之。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負。一日以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後又會宴於郡室。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旦遇先生於此。誠幸矣。雖然。今聞太守大宴客於郡齋。而先生不得預其間。卽不能設一奇術以動之乎。必先生果無奇術耶。居士笑曰。此末術耳。君試觀我。我爲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願爲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諸客環席而坐。又命小童閉西廡空室。久之。乃啓之。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裝飾華煥。攜樂而至。居士曰。某之術何如。諸客大異之。殆不可測。乃命列坐奏樂。且歌。客或訊其術。居士但笑而不答。時昏晦。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於是皆起。入西廡。下空室中。客相目駭歎。然尙疑其鬼物妖惑。當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閣。妓樂列坐。無何。皆仆地。瞬息暴風起。飄其樂器而去。迨至夜分。諸妓方寤。樂器亦歸於舊所。太守質問衆妓。皆云。黑無所見。竟不窮其由。諸客皆大驚。因盡以事對。或告於太守。太守歎異。卽謝而遣之。不敢留於郡中。時開成初也。

僧契虛

有僧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爲御史。於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浮圖氏法。年二十。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柏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

貌清瘦。鬚鬢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遨遊仙都中矣。契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仙都乎。喬君曰。仙都甚近。師可力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可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揜子。一晉奉卽荷竹藁而販者。卽犒於商山而餽焉。或有問師所詣者。但言願遊稚川。當有揜子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卽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潔以伺揜子。而餽焉。僅數月。遇揜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意稍息。且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旣治裝。是夕一揜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揜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常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耳。揜子曰。稚川甚近。師真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能遊稚川。死不悔。於是揜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具。其夕卽登玉山。涉危險。逾巖巘。且八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揜子與契虛共挈石填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里外。遂望門而去。旣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真神仙都也。又行百餘里。登一高山。其山攢峯迴拔。石徑危峻。契虛眩惑不敢登。揜子曰。仙都且近。何爲彷徨耶。卽挈手而去。旣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中有石徑。橫尺餘。縱且百餘里。揜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千尋。揜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繩系一行囊。自山頂而縋。揜子命契虛瞑目坐囊中。僅半日。揜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旣望。已在山頂。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在雲物之外。揜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詣其所。見仙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仙人謂揜子曰。此僧何爲者。豈非人間人乎。揜子曰。此僧常願遊稚川。故挈而至此。已而至。

一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偉。憑玉几而坐。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撻子命契虛謁拜。且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絕三彭之仇乎。不能對。真君曰。真不可留於此。因命撻子登翠霞亭。其亭巨空。居檻雲。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黯黑。洞瑩心目。撻子謂契虛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既拜。且問此人謂誰。何瞬目乎。撻子曰。此人楊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爲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擾。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也。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耳。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撻子卽面請。外郎忽寤而四視。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契虛惻然背汗。毛髮盡勁。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撻子曰。此人姓乙。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已而撻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前時之涉歷。契虛因問撻子曰。吾向者謁見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對。曰。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於上帝。故學仙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仙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滎陽鄭紳。與吳興沈聿。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以絕粒故。不致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乃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旣聞其事。且歎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契虛舍。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常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袁隱居

貞元中。有袁隱居者。家於湘楚間。善陰陽占訣歌一百二十章。時故相國李公吉甫。自尙書郎謫官東南。一日隱居來謁公。公久聞其名。卽延與語。公命算己之祿仕隱居曰。公之祿真將相也。公之壽九十三矣。

李公曰。吾之先。未嘗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算舉數。乃九十三耳。其後李公果相憲宗皇帝。節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時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數。豈非懸解之妙乎。隱居著陰陽占訣歌。李公序其首。

尹君

唐故尚書李公銑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常餌柏葉。雖髮盡白。而容狀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狀如舊。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爲人間人。汝方壯。當志尹君之容狀。自是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無老色。豈非以千百歲爲瞬息耶。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卽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爲司馬。爲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庭。館於公署。終日與同席。常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圖氏。嘗曰。佛氏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堇斟致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剖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墮。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爲也。怒且甚。卽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照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爲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堇斟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堇斟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太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曰。吾聞仙人不死。脫有死者。乃尸解也。不然。何變異之如是耶。將命發其墓以驗之。然慮惑於人。遂止其事。

呂生

虞鄉永樂等縣連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不欲聞食氣。因上山自斲黃精。煮服之。十年之後。并餌生者。俗饌並不進。日覺輕健。耐風寒。行若飄風。見文字及人語。更不忘。母令讀書。遂欲應明經。日念數卷。實非用功也。自不忘耳。後母逼令殮飯。不肯與諸妹。旦夕勸解。悉不從。因於酒中置豬脂。自捧以飲之。曰。我老矣。況酒道家不禁。呂曰。某自小不知味。實進不得。乃逼於口鼻。嘔吸之際。一物自口中落。長二寸餘。衆共視之。乃黃金人子也。呂生乃僵臥不起。惟言困憊。其妹以香湯洗之。結於呂衣帶中。移時方起。先是呂生年雖近六十。鬚髮漆黑。及是皓首。母始悔之。卻取金人。結處如舊。已不見之矣。呂生恨惋垂泣。再拜母出門去。云往茅山。更無其蹤。

齊映

齊相公映。應進士舉。至省訪消息。歇禮部南院。遇雨。未食。徬徨不知所之。徐步牆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從。揖齊公曰。日已高。公應未殮。某居處不遠。能暫往否。映愧謝。相隨至門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躍上白驢。如飛。齊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靜坊新宅。門曲嚴潔。良久。老人復出。侍婢十餘。皆有所執。至中堂坐。華潔侈盛。良久。因鋪設於樓。酒饌豐異。逡巡。人報有送錢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九藥作一瓮酒。及晚請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昇耶。齊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贈帛數十疋。云。慎不得言於人。有暇卽一來。齊公拜謝。自後數往。皆有

卹賚。至春果及第。同年見其車服修整。乘醉詰之。不覺盡言。偕二十餘人。期約俱詣就謁。老人聞之甚悔。至則以廢疾託謝不見。各奉一縑。獨召公入。責之曰。爾何乃輕泄也。比者昇仙之事。亦得今不果矣。公哀謝。負罪出門。去旬日復來。宅已貨訖。不知所詣。

崔生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僕使。驢走趨不及。約行二十餘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驢復走入。崔生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草樹巖壑。悉非人間所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生呵問。答曰。塵俗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長丈餘。鬢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延生上殿。與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驢走益遠。予之奉邀。某惟一女。願事君子。此亦冥數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謝。顧左右。令將青合來。取藥兩丸。與生服訖。覺腑臟清瑩。逡巡摩搔。皮若蟬蛻。視鏡如嬰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蓋。仙樂步虛。與妻相見。真人空際。皆以崔郎爲戲。每朔望。仙伯乘鶴上朝。藥宮云某階品。尙非卑末。得在天真之列。時與崔生別。翩翩於雲漢之內。歲餘。嬉遊佚樂無所比。因問曰。某血屬。要與一訣。非有戀著也。請略暫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譴罪極大。與符一道云。恐遭禍患。此可隱形。然慎不得遊宮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卽開。卻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便入苑囿大內。會劍南進太真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者。以翫。上曰。晝日賊無計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詔持朱書照之。寢殿戶外。後果得之。具言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記仙翁臨行之符。遽發。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卽啓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必不得。假

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言。遂令百人具兵仗同衛士同送。且覘其故。卻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伯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記吾言。幾至顛躓。崔生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以杖畫成澗。深闊各數丈。令召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綵橋。遣生登。隨步卽滅。旣度。崔生回首曰。卽如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唯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遙望惟空山而已。不復有物也。

劉晏

唐宰相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常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跡也。後遊長安。遂至一藥鋪偶問。云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卽去。或兼覓藥看。亦不多買。其人亦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當至。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往。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謔極歡。旁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後每憶之。不可尋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春初。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告郵吏曰。側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之說。乃曰。園近遠。行去得否。曰。卽館後。遂往見王十八。衣犢鼻。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栗漸與同坐。問其鄉里家屬。曰。蓬飄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異疑之。命坐。索酒與飲。固不肯。卻歸。晏乃詣縣。自請同往南中。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穢弊。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茲有異。何爲如此。劉公不懈。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

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息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歎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乃葬於路隅。後一年。官替歸朝。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卻回。乃應是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迴。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都無所覩。隣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涕泣而返。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其墓。空存衣服而已。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將至屬纊。家人妻子圍視號叫。俄聞叩門甚急。闖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一家皆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臥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盡令去幃蔽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狀。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乃涕泗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酬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丸可延十歲。至期某卻來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固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其藥。遂以鹽一兩投水令飲。飲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丸。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姪侍疾在側。遂擢其二丸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痊。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盧李二生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道引之術。一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此寒苦。且浪跡江湖。

訣別而去。後李生知橘子園。人吏隱欺。欠折官錢數萬貫。羈縻不得東歸。貧甚。偶過揚州阿使橋。逢一人。草躡布衫。視之。乃盧生。生昔號二舅。李生與語。哀其襤褸。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畏。公不作好。棄身凡弊之所。又有欠負。且被囚拘。尙有面目以相見乎。李生厚謝。二舅笑曰。居處不遠。明日卽將奉迎。至旦果有一僕者。馳駿足來。云二舅遣迎郎君。旣去。馬疾如風。過城南數十里。路側朱門斜開。二舅出迎。星冠霞帔。容貌光澤。侍婢數十人。與橋下儀狀全別。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異木。若在雲霄。又累呈藥物。皆殊美。旣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與公求得佐酒者。頗善箜篌。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色極豔。新聲甚嘉。李生視箜篌。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讖歸舟。雲間辨江樹。罷酒。二舅曰。莫願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質貌若此。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許爲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錢多少。曰。二萬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陷鹽鐵也。纔曉。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波斯見拄杖。驚曰。此盧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錢。得無事。其年往汴州。行軍陸長源以女嫁之。旣婚。頗類盧二舅。北亭子所覩者。復解箜篌。果有朱書字。視之。天際之詩兩句也。李生具說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戲書此。昨夢見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生歎訝。卻尋二舅之居。唯見荒草。不復覩亭臺也。

樊澤

樊澤爲襄陽節度。有巡官張某者。父爲邕管經略使。葬於鄧州北數十里。張兄弟三人。忽同時夢其父曰。我葬墓某夜被劫。賊將衣物今日入城來。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後卽不得矣。張兄弟夜起。泣涕相告。未明。扣州門見澤。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黨六人。并賊帥之妻皆獲。澤引入面問之曰。

汝刼此墓。有異耶。賊曰。某今日之事。亦無所隱。必是爲神理所殛。某夫妻業劫冢。已十餘年。每刼。夫妻攜酒。爇火。諸徒黨。卽開墓。至棺蓋。某夫妻與其亡人。遞爲斟酌。某自飲一盞。曰。客欲一盞。卽以酒灑於亡人口中云。主人飲一盞。又妻飲一盞。遍便云。酒錢何處出。其妻應云。酒錢主人出。遂取衣物寶貨等。某昨開此墓。見棺中人紫衣玉帶。其狀如生。某依法飲酒及灑酒云。至主人一盞。言訖。亡人笑。某等驚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帶。亡人呼曰。緩之。我腰痛。某輩皆驚懼。遂馳出自此。神魂愴怳。卽知必敗。悉殺之。數日。鄧州方上其事。

袁滋

復州青溪山。秀絕無比。袁相公滋未達時。居復郢間。晴日。偶過峻峯。行數里。漸幽奇險怪。人跡罕到。有儒生以賣藥爲業。家焉。袁公與語言甚相狎。因留宿。乃問曰。此處合有靈仙隱者。曾從容不答。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兩日一至。不知居處。某雖與之熟。亦不肯言。袁曰。某來修謁得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求美醞一榼。就此宿候。或得見也。袁公去。得酒持至。以伺之。數夕。果到五人。鹿皮冠。或紗帽。藜杖草履。遙相與通寒暄。大笑。乃臨澗濯足。戲弄儒生。置酌列席。少頃。盡入茅舍。覩酒甚喜。曰。何處得此。旣飲數盃。儒生曰。某非能自致。有客攜來。願謁仙兄。乃導袁公出。歷拜俯僂。五人相顧視色。且悔飲此酒。兼怒儒生曰。不合引外人相擾。儒生曰。茲人誠志可賞。況是道流。稍許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人覩袁公恭甚。乃時與語笑。目袁生曰。坐。袁再拜就席。少頃。半酣。頗歡。注視袁公。相謂曰。此人大似西峯坐禪和尚。良久云。直是屈指數曰。此僧亡來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正四十七。相顧撫掌曰。覓官職去。福祿至矣。已後極富。

貴。遂呼主人別。袁公拜道流。皆與握手。過澗上山頂。捫蘿跳躍。有若飛鳥。逡巡不見。

皇甫弘

皇甫弘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後忤於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求解訖。將越城關。聞錢自華知舉。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因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壻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卽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卽拜謝。乳母卻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安至無驗。乃卻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文過。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卽不可。但不與及第。卽得。又令帖經。及榜成。將寫錢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章來。旣開。乃皇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爲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奠拜石婦而歸。

王播

王播少貧賤。居揚州。無人知識。唯一軍將常接引供給。無不罄盡。杜僕射亞在淮南。端午日。盛爲競渡之戲。諸州徵伎樂。兩縣爭勝負。綵樓看棚。照耀江水。數十年未之有也。凡揚州之客。無賢不肖。盡得預焉。唯王公不招。惆悵自責。宗人軍將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於棚內看。卻勝居盤筵間也。王公曰。唯。遂往。

棚時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適令求得。王公方憤懣，自酌將盡。棚中日色轉熱，酒濃昏憊，遂就枕。纔睡，夢身在宴處，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於杜公近半。良久驚覺，亦不敢言於人。後爲宰相，將除淮南兼鹽鐵使，敕久未下。王公甚悶，因召舊從事在城者語之曰：某淮南鹽鐵，此必定矣。當時夢中判官數多一半。此卽并鹽鐵從事也。數日果除到，後偶臨江宴會，賓介皆在。公忽覺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夢。風景氣候無不皆同時。五月上旬也。

姚泓

唐太宗年有禪師行道精高，居於南岳。忽一日見一物人行而來，直至僧前，綠毛覆體，禪師懼，謂爲梟之屬也。細視面目卽如人也。僧乃問曰：檀越爲山神耶？野獸耶？復乃何事而特至此？貧道禪居此地，不擾生靈，神有知，無相惱也。良久，其物合掌而言曰：今是何代？僧曰：大唐也。又曰：和尚知晉宋乎？自爾至是復幾載？僧曰：從晉及今，向百四年矣。其物乃曰：和尚博古知今，寧不知有姚泓乎？僧曰：知之。物曰：我卽泓也。僧曰：吾覽晉史，言姚泓爲劉裕所執，遷姚宗於江南，而斬泓於建康市。據其所記，泓則死矣。何至今日子復稱爲姚泓耶？泓曰：常爾之時，我國實爲裕所滅，送我於建康市，以狗天下。奈何未及肆刑，我乃脫身逃匿。裕旣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聲，示其後耳。我則實泓之本身也。僧因留坐，語之曰：史之說豈虛言哉？泓笑曰：和尚豈不聞漢有淮南王劉安乎？其實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漢史之妄，豈復逾於後史耶？斯則史氏妄言之證也。我自逃竄山野，肆意遊行，福地靜廬，無不探討。旣絕火食，遠陟此峯，樂道逍遙，唯餐松柏之葉。年深代久，遍身生此綠毛，已得長生不死之道矣。僧又曰：食松柏之葉，何至

生毛若是乎。泓曰：昔秦宮人遭亂避世，入太華之峯，餌其松柏，歲祀寢久，體生碧毛尺餘，或逢世人，人自驚異。至今謂之毛女峯。且上人頗信古，豈不詳信之乎？僧因問請須所食，泓言：吾不食世間之味久矣。唯飲茶一甌，仍爲僧陳晉宋歷代之事，如指諸掌。更有史氏闕而不書者，泓悉備言之。旣而辭僧告去，竟不復見耳。

東洛張生

牛僧孺任伊闕縣尉，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攜文往謁。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尙遠，歇於樹下。遂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馬。張生與僮僕宿於路側，困倦甚，昏睡良久，方覺。見一物如夜叉，長數丈，拿食張生之馬。張生懼甚，伏於草中，不敢動。纔訖，又取其驢，驢將盡，遽以手拽其從奴，提兩足裂之。張生惶駭甚，狼狽走野，又隨後叫呼，詬罵里餘，漸不聞路，抵大塚。塚畔有一女立，張生連呼救命。女人問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是古塚，內空無物。後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張生遂尋塚孔，投身而入。內至深，良久亦不聞聲。須臾，覺月轉明，忽聞塚上有人語，推一物，便聞血腥氣，視之乃死人也。身首皆異矣。少頃，又推一人，至於數四，皆死者也。旣訖，聞其上分錢物衣服聲，乃知是劫賊。其帥且唱曰：某色物與某乙，某衣某錢與某乙，都唱十餘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罷去。張生恐懼甚，將出復不得，乃熟念其賊姓名，記得五、六人。至明，鄉村有尋賊者，至墓旁，覩其血，乃圍墓掘之，覩賊所殺人，皆在其內。見生，驚曰：兼有一賊墮於墓中，乃持出縛之。張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賊殺人，送於此，偶墮下耳。笞擊數十，乃送於縣，行一二里，見其從奴驢馬鞍馱悉至。張生驚問曰：何也？從者曰：昨夜困甚，於路傍睡着，至明不

見郎君。故此尋求。張生乃說所見。從者曰。皆不覺也。遂送至縣。牛公先識之。知必無此。乃爲保明。張生又記劫賊數人姓名。言之於令。令遣捕捉。盡獲之。遂事免。究其意。乃神物冤魄。假手於張生。以擒賊耳。

李主簿

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過華岳。將妻入廟。謁金天王。妻拜次。氣絕而倒。唯心上微暖。遽歸店。走馬詣華陰縣。求醫卜之人。縣宰曰。葉仙師善符術。奉詔投龍迴。去此半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馬奔馳五十餘里。遇之。李生下馬拜伏。流涕具言其事。仙師曰。是何魅怪。敢如此。遂與先行。謂從者曰。鞍馱速馳來。待朱鉢及筆。至店家。已聞哭聲。仙師入見。事急矣。且筆墨及紙未來。遂畫符焚香。以水噴之。符化北飛去。聲如旋風。良久無消息。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無消息。少頃。鞍馱到。取朱筆等。令遣左右煮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道符。噴水叱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漸開眼。能言問之。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忽聞敲門。門者走報。王曰。何不逐卻。乃第一符也。遂巡門外。鬧甚。門者數人細語於王耳。王曰。且發遣。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入。正扼王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送。乃第三符也。李生罄囊以謝。葉師一無所取。是知靈廟女子不得入也。

嚴安之

天寶初。嚴安之爲萬年縣捕賊官。亭午。有中使黃衣乘馬。自門馳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見被賊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卽領所由并器械往掩捕。見六七人方穴地道。纔及埏路。一時擒獲。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賊方開冢。天子何以知之。至縣。乃盡召賊訊其事。賊曰。纔開幕。卽覺有異。自知

必敗。至第一門，有明器，敕使數人，黃衣騎馬，內一人握鞭，狀如走勢，幘頭脚亦如風吹直豎，眉目已來，悉皆飛動。某卽知必敗也。安之卽思前敕使狀貌，兩明器敕使耳。

張公洞

義興縣山水秀絕。張公洞尤奇麗。里人云：張道陵修行之所也。中有洞壑，衆未敢入。土氓姚生習道，挈杖瓶火，負囊以入。約行數百步，漸漸明朗，雲樹依稀，近通步武。又十餘里，見二道士對弈，曰：何人焉？得來此。具言始末，曰：大志之士也。姚生餒甚，因求食。旁有青泥數斗，道士指曰：可殮此。試探咀嚼，覺芳馨，食之遂飽。道士曰：爾可去，慎勿語世人。再拜而返。密懷其餘，以訪市肆。偶胡賈見，驚曰：此龍食也。何方而得？乃述其事，俱往尋之。但黑巨穴，不復有路。青泥出外，已便如石，不可復食。

凌波女

玄宗在東都，晝寢於殿，夢一女子，容色穠艷，梳交心髻，大帔廣裳，拜於牀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因命禁樂與琵琶，習而翻之。遂宴從官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定。有神女出於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沒。因遣置廟於池上，每歲祀之。

奚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官，夢與朝客二十餘人，就一廳中喫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去。二盃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書，近千餘紙，以案致筆硯，請押。陟方熱，又

渴兼惡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不沾污。乃驚覺。夜索紙筆細錄。藏於巾筒。後十五年。爲吏部侍郎。時人方漸以茶爲上味。日事修潔。陟性素奢。先爲茶品一副。餘公卿家未之有也。風爐越甌。盃托角匕。甚佳妙。時已熱。食罷。因請同舍外郎。就廳茶會。陟爲主人。東面首坐。坐者二十餘人。兩甌緩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雜以笑語。其茶益遲。陟先有瘡疾。加之熱乏。茶不可得。燥悶頗極。遂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筆硯。滿面瀝汗。遣押陟惡。忿不能堪。乃於階上推曰。且將去。併案皆倒。正中令史面及簿書盡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夢。語於同省。明日取所記事驗之。更無毫分之差焉。

陳生

茅山陳生者。休糧服氣。所居草堂數間。偶至延陵。到傭作坊。求人負擔藥物。卻歸山居。以價錢多不肯。有一夫壯力。然神少。頗若癡者。疥瘡滿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從行。其值多少。亦不問也。既至。因願留探薪。都不計其價。與陳生約。日五束。陳生曰。吾辟穀。無飯與殮。曰。某是貧窮人。何處得食。但剷草根餐。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於房內自燒。五束供陳生。會山下有衣冠家。妻患齒。詣陳生覓藥。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果餅子之類。陳生休糧。果實亦不食也。每至。則被傭者接而食之。仍笑謂曰。明日更送來。我常有藥。如此者數四。一日傭者并送柴十束。納陳生處。爲兩日用。夜後。遂扃門。熾火。攜一小鍋入。陳生密窺之。見於葫蘆中瀉水銀數合。煎之。攪如稀餚。投一丸藥。乃爲金矣。傭者撚兩丸。以紙裹置懷中。餘作一金餅。密費出門去。明日日高起。求藥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齒者含之一丸。未半。乃平復矣。

痛止。第出蟲數十。陳生伺傭者出於房內。搜而觀之。得書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傭者至。大怒。罵陳生。生不敢隱。却還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門。入水沐浴。乃變爲美少年。無復瘡疥也。拜訖。跳入深澗中。遂不知所之。

裴度

裴度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從之。奉事甚謹。及爲相。機務繁冗。乃致遺忘。心恆不足。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京師有道者來謁。留之與語。曰：「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度笑而已。後爲太原節度。家人病。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裴相公。廉貞將軍遣傳語。大無情。都不相知耶。將軍甚怒。相公何不謝之。度甚驚。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淨院。焚香具酒果。廉貞將軍亦欲見形於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於階下。東向奠酒。再拜。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餘。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動。少頃。卽不見。問左右。皆云無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

裴老

唐大曆中有王員外。好道術。雖居朝列。布衣山客。日與周旋。一日。道侶數人在廳事。王君方甚談諧拊掌。會除溷。裴老攜穢具。至王君給使。因聞諸客言。竊笑之。王君僕使皆怪。少頃。裴老受傭事畢。王君將登溷。遇於戶內。整衣似有所白。因問何事。漸前曰：「員外大好道。王驚曰：「某實留心於此。曰：「知員外酷好。然無所遇。適廳中兩客。大是凡流。但誑員外希酒食耳。王君竦異良久。其妻呼罵曰：「身爲朝官。乃與此穢漢結交。」

遣人逐之。王君曰：「天真道流，不擇所處。」裴老請去。王君懇邀從容，久方許諾。曰：「明日來得否？」曰：「不得。」外後日來。至期，王君潔淨別室以候。妻呼曰：「安有與除廁人親狎如此？」王君曰：「尚懼不肯顧我。」少頃，至布袍曳杖，頗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語，茶酒更進。裴老清言間發，殊無荷穢之姿。狀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耳。亦有少分。」某來，莫要爐火之驗否？王君叩頭曰：「小生酷嗜，不敢便有所請。」裴指鐵盒，可二斤餘。曰：「員外剩取火，至以盒分兩片，置於其中，復以火覆之，須臾，色亦。」裴老於布袍角解一小囊，取藥兩丸，如麻粟，除少炭，燃散盒上，卻堆火燒之。食頃，裴老曰：「成矣。」令王君僕使之壯者，以火筴持出，擲於地，逡巡，乃上上金盒矣。色如雞冠。王君降階再拜，磕頭陳謝。裴老曰：「此金一兩，敵常者三兩，然員外不用留轉，將布施也。」別去。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拜乞曰：「末學俗士，願瀝再懇，須至仙伯山居中，具起居禮。」裴老曰：「何用此？」乃約更三日於蘭陵坊西大菜園後相覓。王君亦復及期往。至則果見小門，扣之，黃頭奴出，問曰：「莫是王員外否？」遂將一胡床來，令於中門外坐。少頃，引入有小堂，甚清淨。裴老道服降階，侍女童十人，皆有姿色。延上勞問，風儀質狀，並與前時不同。若四十餘人矣。茶酒果實，甚珍異。屋室嚴潔，服用精華。至晚，王君去。裴老送出門，旬日復來。其宅已爲他人所賃，裴老不知所去也。

太陰夫人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嫗，孤獨，杞遇暴疾，臥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歸。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婆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

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輶降空。卽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卽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清齋七日。劓地種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麻婆以刀剝其中。麻婆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冷。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見葛闕樓臺。皆以水晶爲牆垣。被甲伏戈者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於諸衛下。女子謂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當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爲中國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賣青紙爲表。當庭拜奏。曰。須啓上帝。少頃聞東北間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朱衣宣帝命曰。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快。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卻至故居。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

蕭復弟

蕭復親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風。因遊衡湘。維舟江岸。見一老人。負書攜琴。蕭生揖坐曰。

父善琴。得南風耶。曰：素善此。因請撫之。尤妙絕。遂盡傳其法。飲酒數盃。問其所居。笑而不答。及北歸。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風。有女子雙鬟。挈一小竹籠。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報也。蕭問何來。此曰：探果耳。去頃。卻迴。曰：娘子召君。蕭久在船。頗思間行。遂許之。俄有蒼頭棹畫舸。至。蕭登之。行一里餘。有門館甚華。召生升堂。見二美人於上。前拜。美人曰：無怪相迎。知君善南風。某亦素愛。久不習理。忘其半。願得傳受。生遂爲奏。美人亦命取琴。蕭彈畢。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問生受於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狀。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傳與某。某卽舜二妃。舜九天爲司徒。已千年別。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數碗。生辭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於人。遂出門。復乘畫舸。至彈琴之所。明日尋之。都不見矣。

許飛瓊

唐開成初。進士許灋遊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親友數人環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畢。復寐。及明日。又驚起。取筆改其第二句曰：天風飛下步虛聲。書訖。兀然如醉。不復寐矣。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仙女三百餘人。皆處大屋內。一人云：是許飛瓊。遣賦詩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也。旣畢。甚被賞歎。令諸仙皆和曰：君終至此。且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

蕭氏乳母

蕭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亂。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將往南山。盛於被中。棄於石上。衆迹罕及。俄有遇難者數人。見而憐之。相率將歸土龕下。以泉水浸松葉點其口。數日。益康強。歲餘。能言。不復食餘物。但食松柏。

耳口鼻拂拂有毛出。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可及丈餘。有少異兒。或三或五。引與遊戲。不知所從。肘腋間亦漸出綠毛。近尺餘。身稍能飛。與異兒羣遊海上。至王母宮。聽天樂。食露果。然每月一到。所養翁母家。或以名花雜藥獻之。後十年。賊平。本父母來山中。將求其餘骨葬之。見其所養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伺之。期得一見。頃之。遂至。坐簷上。不肯下。父望之。悲泣。所養者謂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來看也。掉頭不答。飛空而去。父母回及家。憶之不已。乃買果栗。揭糧復往。以俟其來。數日。又至。遣所養姥招之。遂自空際而下。父母走前抱之。號泣良久。喻以歸還。曰。某在此甚樂。不願歸也。父母以所持果餉之。遂巡。異兒等十數。至息於簷樹。呼曰。同遊去。天宮正作樂。乃出。將奮身復墮於地。諸兒齊聲曰。食俗物矣。苦哉。遂散。父母挈之以歸。嫁爲人妻。生子二人。又屬饑儉。乃爲乳母。

馬士良

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爽爲京尹。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潛於大柳樹下。纔曉。見五色雲。下一仙女于水濱。有金槌玉板。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施開。仙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尚在。躍下扣之。少頃復出。士良盡食之。十數枚。頓覺身輕。卽能飛舉。遂捫蘿尋向者。五色雲所。俄見大殿崇宮。食蓮女子與羣仙處於中。觀之大驚。趨下。以其竹杖連擊。墜於洪崖澗邊。澗水清潔。困憊熟睡。及解。見雙鬢小女磨刀。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士良大懼。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應難免。唯有神液。可以救君。君當以我爲妻。遂去。遂巡持一小碧甌。內有飯白色。士良盡食。復寢。須臾起。雙鬢曰。藥已成矣。以示之。七顆光瑩如空青色。士良喜歎。看其腹。有似紅線處。

乃刀痕也。女以藥摩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修學，慎勿語人。儻漏洩，腹瘡必裂。遂同住於湫側。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靈藥，故得救君耳。至會昌初，往往人見於炭谷湫，捕魚不獲，投一帖子，必隨斤兩數而得。

嚴武盜妾

廣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鄰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絕。嚴公因窺見之，乃賂其左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既覺，且窮其跡，亦訊其家人，乃暴於官司。亦以狀上聞，有詔遣萬年縣捕賊官專往捕捉。捕賊乘遞，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蹤矣。嚴武自鞏縣方雇船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沈於河。明日制使至，搜捕嚴公之船，無跡乃已。嚴公後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性本彊，尤不信巫祝之類。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災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陳謝，奈何？反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爲祟，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爲公所冤殺，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七，項上有物，是一條如樂器之絃。武大悟，叩頭於道士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爲之奈何？道士曰：他卽欲面見公，公當自求之。乃令洒掃堂中，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昇武於堂門內，遣清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側。堂門外東間，有一閣子，亦

令洒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又以柳枝洒地。卻坐瞑目叩齒。逡巡。閣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琵琶絃。結於嚙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拜。武見。驚慙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即可。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繒。祈免。道士亦懇爲之請。女子曰。不可。某爲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卻出。至閣子門。拂然而沒。道去。乃謝去。嚴公遂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而卒。

盧叔敏

唐盧叔敏。居緱氏縣。卽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貧困。有驢兩頭。又袋一。奴纔十餘歲而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擎小幘。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僮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媿。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小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叫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生曰。奴有過。但言必爲科決。何得便自打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尙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趁在後。棄驢并靴。馳十數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中。忽困睡。夢生被髮血污面目。謂尉曰。某已被賊殺矣。因問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賊今捉未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脚。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卽是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賊。方知盧生已爲賊所殺。於書帙中得崔相

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無蹤跡。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布弓矢。手力於西郭門外。鄭君領徒自往。伏於路側。至日初出。果有人驅牛自西來者。後白牛跛脚行遲。不及其隊。有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盧生牽者。遂擒掩之。并同黨六七。盡得驅跛牛者。乃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於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絹。遂劫殺之。及開之。知非也。唯得絹兩疋耳。自此已來。常髣髴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尙欲歸死。已就執。豈敢隱諱乎。因具言其始末。與其徒皆死於市。

術士

玄宗時。有術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競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謂曰。審看某明日餐何物。術者良久曰。食兩盤糕糜。二十椀橘皮湯。李笑。乃遣廚司具饌。明日會諸朝客。平明有教。召對。上謂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糕。得糕糜。卿且唯喫。良久。以金盤盛來。李拜而餐。對御強食。上喜曰。卿喫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旣罷歸。腹疾大作。諸物絕口。唯喫橘皮湯。至夜半方愈。忽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喫多少。橘皮湯。曰。二十椀矣。嗟嘆久之。遽邀術士。厚與錢帛。

華陽李尉

唐天寶後。有張某爲劍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於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其鄰。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遣蜀之衆工。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關戾在內。絲竹皆備。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云三日滿。卽將進內殿。百里車輿。闐噎兩日。

李君之妻亦不來。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出宅，人已奔走啓于張矣。張乃易其衣服，先往於院內一脫空佛中坐，覘覷之。須臾至，先令探屋內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賊，爲其僕所發，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於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彊取之，適李尉愚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肯置於州。張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髣髴見李尉在於其側，令術士禳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數年，張疾病，見李尉之狀，亦甚分明。忽一日，覩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報。李某已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拔，但過得茲年，必無虞矣。彼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亦略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同來，皆教以嚴慎之道。又一日，黃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子袖於竹側招己者，以其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階奔往，赴之。左右隨後叫呼止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拽張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子招，肯下階耶？」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

白樂天

唐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蕩，不知所止。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白鶴異樹，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寺觀，通名導入。一道士鬚眉悉白，侍衛數十，坐大殿上，與語曰：「汝中國人，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蓬萊山也。既

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名號。至一院。扁鑲甚嚴。因窺之。衆花滿庭。堂有裊裊焚香階下。客問之。答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別之。歸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坐業。及覽李公所報。乃自爲詩二首。以記其事。及答李浙東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籠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曰。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卽應歸兜率天。然白公脫屣煙埃。投棄軒冕。與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謫仙哉。

孟簡

故刑部李尙書遜。爲浙東觀察使。性仁卹。撫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諸暨縣尉包君者。秩滿。居于縣界。與一土豪百姓來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實。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因憫。有人視者。皆曰。此狀中蠱。及問所從來。乃因土豪獻果。妻偶食之。遂得茲病。此家養蠱。前後殺人。已多矣。包君曰。爲之奈何。曰。養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將夫人詣彼求乞。不然。卽無計矣。包君乃當時雇船攜往。僅百餘里。逾宿。方達。其土豪已知。唯恐其毒事露。憤怒頗甚。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將祈之。其人已潛伏。童僕十餘。候包君到。輟履拄毬杖。領徒而出。包未及語。詬罵叫呼。遂令拽之於地。以毬杖擊之數十。不勝其困。又令村婦二十餘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驗其病狀。以頭摔地。備極恥辱。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殞。包君聊獲餘命。及卻迴。土豪乃疾棹到州。見李公。訴之云。縣尉包某。倚恃前資。領妻至莊。羅織攪擾。以索錢物。不勝冤憤。李公大怒。當時令人齎枷鎖追包君。纔到。妻尙未殮。方欲待事畢。至州論。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鑲身。領

去。其日觀察判官獨孤公。臥於廳中。睡次夢一婦人。顏色慘沮。若有所訴者。捧一石硯以獻。獨孤公受之。意頗恟恟。及覺。因言於同院。皆異之。遂巡。包君到。李公令獨孤公即推鞠。尋其辯對。包君所居。乃石硯村也。判驚異良久。引包君入。問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詰其妻形貌年歲。乃判夢中所見。感憤之甚。不數日。土豪皆款伏。具獄過李公。李公以其不直。遂憑土豪之狀。包君以倚恃前資。擅至百姓莊攪擾。決脊杖十下。土豪以前當縣官罰二十功。從事賓客。無不陳說。判亦力爭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揚州聞之。奔波過浙江。見李公涕泣論列其妹冤死之狀。李公大怒。以爲客喧。決脊杖二十。遞於他界。自淮南無不稱其冤異。判自此託疾請罷。時孟尙書簡任常州刺史。常與越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爲浙東觀察使。乃先以帖令錄此土豪一門十餘口。到纔數日。李公尙未發。盡斃於州。厚以資幣贈包君。數州之人聞者莫不慶快矣。

樂生

唐中丞杜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撫。及過桂州。式方遣押衙樂某并副將二人當直。至賓州。裴命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并以書遺其賊帥。招令歸復。樂生素儒士也。有心義。既至。賊帥黃少卿大喜。留讎數日。悅樂生之佩刀。懇請與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復命。副將與生不相得。遂告于裴云。樂某以官軍虛實露於賊。帥匿之。故贈女口。裴大怒。遣人搜檢。果得樂生具言本末。云某此刀價值數萬。意頗寶惜。以方奉使。賊帥求之。不得不與。彼歸其直。二口之價尙未及半。某有何過。生使氣者。辭色頗厲。裴君逾怒。乃禁於賓州獄。以書與式方。并牒誣爲大過。請必

殺之。式方以遠鎮，制使言其下受賂於賊，方將誅剪，不得不寘之于法。然亦心知其冤，樂生亦有狀具言。式方遂令持牒追之，面約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慎勿禁，兼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樂生曰：我無罪，寧死若逃之，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乃召入問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以制使書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無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訊。樂生問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訴？遂索筆通款，言受賊帥贓物之狀。式方頗甚憫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生曰：無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職？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文，用爲葬具。又問所欲，曰：某自誣死，必無逃逸，請去桎梏。沐浴見妻子，囑付家事。公皆許。至時，式方乃登城南門，令引出與之訣別。樂生沐浴巾櫛，樓前拜啓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爲刺使所迫耳。式方灑泣，遂令領至毬場內，厚致酒饌，餐訖，召妻子別，問曰：買得棺未？可速買，兼取紙一千張，筆十管，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前，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某乙，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舉頭見執捉者一人，乃虞候所由。樂會攝都虞候，語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爾慎無折吾頸，若如此，我亦死。卽當殺汝，所由至此時，亦不暇聽信。遂以常法拉其頭，殺之。然後笞畢，拽之於外，拉者忽驚，蹶面仆於地死矣。數日，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暴心痛終，制使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於毬場宴，敕使次飲酒，正洽，忽舉首，瞪目曰：樂某，汝今何來也？我亦無過，索酒灑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瘖不語，昇到州，及夜而殞。至今桂州城南門樂生死所，方圓丈餘，竟無草生。後有從事於桂者，視之信然。自古冤死者亦多，樂生一何神異也。

宋申錫

唐丞相宋申錫初爲宰相。恩渥甚重。申錫亦頗以致昇平爲己任。時鄭注交通縱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爲京兆尹。密與之約。令察注不法。將獻其狀。擒於京兆府。杖殺之。旣約定。璠讎覆小人也。以注方爲中貴所愛。因欲親厚之。乃盡以申錫之謀語焉。注因報知右軍。不旬日。乃僞作申錫之罪狀。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結於諸王。圖謀不軌。以衣物金寶奇玉爲質。且令人傲其手疏。皆至逼似。獄成於內。公卿衆庶無不知其冤也。三事已降。送入論之。方得譎爲開州司馬。至任數月。不勝其憤。而卒。明年有恩詔。令歸葬京城。至大和元年春。其夫人亭午於堂前假寐。次見申錫從中門入。不覺驚起。申錫以手招之。乃下階曰。且來。有少事。要令君見。便引出城。似至灑水北。去數里。到一墟間。見一大坑。坑邊有小竹籠及小板匣者數枚。皆有封記。申錫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因憤怒叱吒。問曰。是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詰其餘。曰。卽自知。言訖。拂然而醒。遍身流汗。當時言於家人及親屬。且以筆記於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斬於市。同受戮者數人。皆同坎埋於城外。乃知宋公之神靈爲不誣矣。

崔圓

崔相國圓少貧賤。落拓家於江淮間。表丈人李彥允爲刑部尙書。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謁。將求小職。李公處於學院。與子弟肄業。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夢身被桎梏。其輩三二百人。爲兵仗所擁。入大府署。至廳所。皆以姓名唱入。見一紫衣人據案。彥允視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哀叫。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驚覺甚駭異。語於夫人。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無應乎。自此優禮日加。置於別院。會食中堂。數月。崔公請出將。

求職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兒女悉坐。食罷。崔公拜謝曰。恩慈如此。不知何以報效。某每度過分。未測其故。願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爲答。夫人曰。親表姪與子無異。但慮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謂曰。賢丈人昨有異夢。郎君必貴。他日丈人述難事在郎君。能特達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復重言之。崔公踟躇而已。不復致詞。李公云。江淮路遠。非求進之所。某素熟楊司空。以奉託。時國忠以宰相領西川節度。崔旣謁見。甚爲楊所禮。乃奏崔公爲節度巡官。知留後事。發日。李公厚以金帛贈送。至西川。未一歲。遇安祿山反亂。玄宗播遷。遂爲節度使。旬日拜相。時京城初尅復。脅從僞官陳希烈等。並爲誅夷。彥允在數中。旣議罪。崔公爲中書令。詳決之。果盡以兵仗圍入。具姓名唱過。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記昔年之夢否。崔公領之。遂判收禁。旣罷。具表其事。因請以官贖彥允之罪。肅宗許之。特詔免死。流嶺外。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抵官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鍛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鍊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公問曰。何故。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爲妄也。書生旣得帖。卻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止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

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并一庫物。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遺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

崔潔

太府卿崔公名潔。在長安。與進士陳彤同往街西尋親故。陳君有他見。知崔公不信。將出。陳君曰。當與足下於裴令公亭殮鱸。崔公不信之。笑不應。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崔公都忘陳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閑人事。何如吃鱸。遂令從者取錢買魚。得十斤。曰。何處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計會。及昇亭下馬。方悟陳君之說。崔公大驚。曰。何處得人斫鱸。陳君曰。但假刀砧之類。常有第一部樂人來。俄頃紫衣三四人。至亭子遊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作鱸否。某善此藝。與郎君設手。詰之。乃梨園第一部樂徒也。餘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極能敏妙。鱸將辦。陳君曰。此鱸與崔兄殮。紫衣不得鱸也。既畢。忽有使人呼曰。駕幸龍首池。喚第一部音聲。切者攜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別。崔公甚歎異之。兩人既殮。陳君又曰。少頃有東南三千里外九品官來。此得半碗清羹。喫語未訖。延陵縣尉李耿至。將赴任。與崔公中外親舊。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來告辭。方喫食羹。次崔公曰。有鱸否。左右報已盡。只有清羹。少許。公大笑曰。令取來與少府喫。乃喫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况大者乎。

李公

唐貞元中。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街西官亭子置鱸。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氣色甚傲。衆問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鱸。坐中有人不得喫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喫。李公怒曰。某爲

主人故置此鱸。安有不得喫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語。當遭契闊。請坐中爲證。因促僕將就。有一人走馬來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馬去。適會有公事。李公懼晚。使報諸客。但殮恐鱸不可停。語庖人。但留我兩碟。欲破術人之言。諸客甚訝。良久走馬來。諸人已殮畢。獨所留膾在焉。李公脫衫就座。執筯而罵。術士顏色不動。曰。某所見不錯。未知何故。李公曰。膾見在此。尙敢大言。前約已定。安知某不能。忽忽酬酢。言未了。官亭子仰泥土壞。方數尺。墮落食器粉碎。膾並雜於糞埃。李公驚異。問廚者更有鱸否。曰。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千與之。

盧叔倫女

長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見一女子採桑樹上。問曰。此側近何處。有信心可乞飯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見設齋次。見和尚來。必喜。可速去也。僧隨所指往。果見一羣僧方就坐。甚慰。延入齋。訖。主姥異其及時至也。問之。僧具以實告。主人夫妻皆驚曰。且與某同往訪此女子。遂俱去。尙在桑樹上。乃村人盧叔倫女也。見翁姥。遂趨下。棄葉籠。奔走歸家。二人隨後逐之。到所居。父母亦先識之。女子入室。以牀扃戶。牢不可啓。其母驚問之曰。某今日家內設齋。有僧云。小娘子遣來。某作此功德。不曾語人。怪小娘子知故。來視看。更非何事。其母推戶遣出。女堅不肯出。又隨而罵之。女曰。某不欲見此老兵老嫗。亦豈有罪過。母曰。隣里翁婆省汝。因何故不出。二人益怪。厚祈請之。女忽大呼曰。某年月日。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趨出。不敢迴顧。及去。母問之。答曰。某前生曾販羊。從夏州來。至此翁莊。宿父子三人。並爲其害。劫其資貨。某前生乃與之作兒。聰黠勝人。渠甚愛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後用醫藥。已過所劫數倍。渠

又爲某每歲亡日作齋。夫妻涕泣。計其淚過三兩石矣。偶因僧問乞飯處。某遂指導之耳。亦是償債了矣。翁姥從此更不復作齋也。

孟君

貞元中有孟員外者。少時應進士舉。久不中第。將罷舉。又無所歸。託於親丈人省郎殷君宅。爲殷氏賤厭。近至不容。染瘴瘡日甚。乃白於丈人曰。某貧薄疾病。必不可救。恐污丈人華宇。願委運乞待盡他所。殷氏亦不與語。贈三百文。出門不知所適。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決卦。晝後則閉肆下簾。孟君乃謁之。具陳羈蹇。將填溝壑。盡以所得三鑽爲卜資。卜人遂留宿。及時爲決一卦。卦成驚曰。郎君更十日。合處重職。俸入七十千錢。何得言貧賤。卜人遂留厚供給。已至九日。並無消息。又卻往殷君宅。殷氏見甚薄之。亦不留連。寄宿馬廐。至明有敕。以禁兵將爲賊境觀察使。其人與殷友善。馳扣殷氏之門。武人都不知書。云便須一謝表。兼鎮撫寇讎。事故頗多。公有親故文士。頗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無可應者。忽記得孟君。久曾應舉。可以克事。遽引見之。令草一表。詞甚精敏。因請爲軍中職事。知表奏。數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乃卜十日後也。

迴向寺狂僧

唐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無。乃遣募緇徒。道高者。令尋訪。有一狂僧。本無住著人。亦不知其所來。自出應召。曰。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礮石。驚曰。此地人

迹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攜香。禮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之。乃迴向也。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及禮佛之聲。守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歷房散手巾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座。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內常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滿。卽卻歸矣。明日遣就坐齋。齋訖。曰。汝當回。可將此玉尺八付與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纔數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二十餘年。遂有安祿山之亂。其狂僧所見胡僧。卽祿山也。

牛錫庶

牛錫庶性靜退。寡合。累舉不第。貞元元年。因問日者曰。君明年合狀頭及第。錫庶但望偶中一第爾。殊不信也。時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蕭昕宅前。值昕杖策將獨遊南園。錫庶遇之。遽投刺。并贄所業。昕獨居。方思賓友。甚喜。延與之語。及省文卷。再三稱賞。因問曰。外間議者以何人當知舉。錫庶對曰。尙書至公爲心。必更出領一歲。昕曰。必不見命。若爾。君卽狀頭也。錫庶起拜謝。復坐未安。忽聞馳馬傳呼曰。尙書知舉。昕遽起。錫庶復再拜曰。尙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狀頭及第。

宋師儒

宋師儒者累爲鹽鐵小職。預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璠甚重之。時淮南有僧常監者。言事亦有中。常監在從事院。話道師儒續入。常監甚輕之。微不爲禮。師儒不樂。曰：和尚有重厄。厄在歲盡。常監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嚇。某還自辨東西。師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記取去歲數日。莫出城。莫騎駿馬。子常監勃然而去。後數月。從事鄭侍御新買一駿馬。甚豪駿。將迎常監。常監曰：此非宋師儒之言。駿馬子且要騎來。未行數里。下橋。會有負巨竹束者。擲之於地。正當馬前。驚走入隘巷中。常監身曳於地。足懸於鐙。行數里。人方救得。腦破血流。被體食頃。不知人事。牀昇歸寺。太尉及從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須慎空隙之所。常監飲藥酒。服地黃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廁。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陷於廁中。叫呼良久。弟子方來自。頸已下。悉被沾汗。時正寒。淋洗凍凜。又少頃。不知人事。王太尉與從事疾召宋君。大是奇事。今復得免否。曰：須得隣近有僧暴卒者。方可。王公專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困而斃。王公曰：此免矣。曰：須得強壯無疾者。此不得免。數日。有少僧剃頭。傷刀中風。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則無事也。王公益待以厚禮。常監因與宋君親善。

